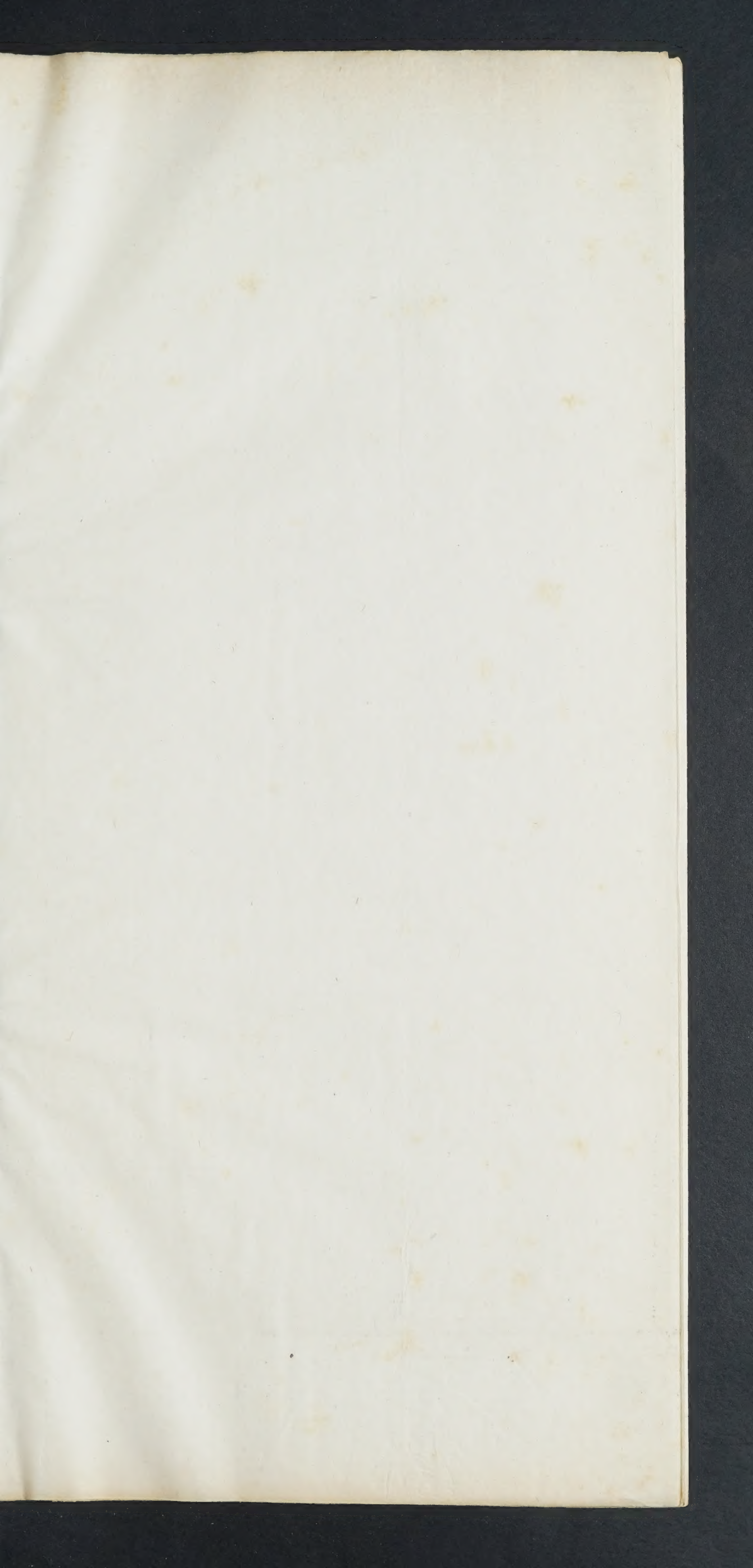






龍門子題辭

本朝翰林學士承旨金華宋濂撰其自志曰濂學道三十年世不我知不能見其一割之用於是入小龍門山著書曰四符曰八樞曰十二微符言合樞言奥微言緼也總二十有四篇以按一歲之氣號之曰凝道記百世之下庶幾有好之者按此書成於至正丁酉當元季紛亂傷德澤弗加於時欲垂空言以詔來世此志士所深悲也然晩年遭際

聖明出入幃幄輔導　青宮凡建置號令多所與聞公之志蓋略見施行矣未爲不遇也若夫宏辭鉅諜照映簡編則有全集在玆不能以盡公之奇也

龍門子題辭畢

百家類纂卷之十一

儒家類　龍門子

龍門子采苓山陽二三子從之龍門子采巳登磐石而憇焉龍門子仰瞻俯覢洋然若有得者乃賦白雲之歌歌曰白雲如旗兮于彼中林矣我采我苓兮實獲我心矣孔子不出兮麟曷從來矣舍旃舍旃兮我將何依矣歌罷復北面而嘆旁有進者曰夫子何嘆也非聖曷師非經曷窮坤翕乾張地拓天通夫子之學其既充矣乎陶鎔禮樂折旋陰陽有目有綱蔚爲文章夫子之文其既昌矣乎籠絡宇宙充牣覆載大入無外小入無内夫子之道其既備矣乎方今六合塵冥膠膠紛紛鳳皇不徠虎豹成羣生民遘屯

如水之溺如火之焚曾不足以自存夫子不一引手援之古之君子亦若是乎龍門子曰予不聞楚獨孤氏之事乎獨孤氏有二女焉皆有傾國之色時楚君不貴色國人化之咸棄而不顧年踰二十無與爲媒妁者或詵女曰女子有家人之願也子將失時矣西鄰之子美而豔盍自往從之乎女曰妾聞人之所以異於物者禮焉而巳矣無是則禽獸也苟不以禮妾死不往也區區一女子尚以死守禮子曾謂學先王之道者乃不由禮乎尚父不見西伯老于渭水之濵耳孔明不三顧終于隆中之墟耳況又不爲尚父孔明者乎曰非是之謂也人有言曰冒赤日而勞者不擇蔭而休行百里而饑者不擇水而爨今民生在疚雖被

髮纓冠往救之可也尚得安席而獨寢乎夫禮有變有常
非執一之謂也今有人焉籩豆靜嘉肴核維旅方執爵獻
酬雍容於堂序之上而火起寢室問夫子以爲將勺客乎
抑滅火乎必以爲且滅火也夫執爵獻酬禮之常也火起
輒救禮之變也禮者中而已矣常固中也變獨不可謂之
中乎不然是子莫之執中也夫子自任以斯道之重而子
莫其行五尺童子竊爲夫子耻之龍門子曰是何言歟君
子之任道也用則行舍則藏在易困之初六則曰臀困于
株木入于幽谷三載不覿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言君
子困而無自出幽之勢也泰之初九則又曰拔茅茹以其
彙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言時旣泰則君子志在

上進也君子未嘗不欲救斯民也又惡進不由禮也禮喪則道喪矣吾聞君子守道終身弗屈者有之矣未聞枉道以狥人者也

晋人有終胥氏阨於貧窶盎無斗儲椸上無完衣與婦謀曰雍樂成行賈以饒張氏賣漿而致千萬郅氏灑削列鼎而食翁伯販脂家累千金亦在人自力耳古語有言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子安得獨死貧乎頗聞山西饒材竹穀纑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子将貨百金而學賈焉其婦悅而聽之終胥氏去三年所向輒不利其憔悴益甚楚人有芊熊氏好使氣凌踐同類衆譁然弗從共起而折辱之芊熊氏恚曰彼非能辱我也辱吾

之無勢耳淮陰起於亡虜絳侯出於織薄樊將軍興於屠狗古今若是者何可勝數子顏面支體人爾冠裳佩釼人爾飯菽飲水人爾何以異彼哉彼能而我不能愧也於是瀝觴自誓曰所不能取金印如斗大者有如是酒言已拂衣徑去徧詣五侯之家高門懸薄無見禮者如是者亦三年流離困頓愈有所不堪一旦會終胥氏於逆旅各言其故相與流涕不止逆旅主人怪而問之二人者以實對逆旅主人反覆譬曉終不悟乃謂之曰南山之陰有白鹿先生者能於物理推見至隱盍往質之乎二人者收涕而往且歷陳艱苦之狀白鹿先生笑曰噫何子愚之甚也子不見夫閥之家乎塊視金寶布視綺繡穹房邃館凄竹和絲

自謂可以傳無窮身死肉未寒子孫已有操瓢而乞者矣又不見權貴人之門乎金章焜煌紫綬赫䌼喑啞叱咤可使山岳震盪海水起立曾未幾何一跌而赤其族矣嘻何子愚之甚也且子身有至寶乃反不自知乎二人相顧駭曰何謂也曰範圍至道妙契天符初無聲臭不分遠近非至寶與其博無際其厚無涯其高無上其深無下非至寶與函天包地載陰負陽日月同明鬼神同妙非至寶與不為死存不為桀亡終古特立不遷不變非至寶與二人欣然笑曰吾二人寐方覺矣於是如獲萬金之資上公之爵而歸

齊公子嗜古器物聞有藏者棄千金購之寘於一室中飯

於是寢於是非是弗飽也弗安也賓至輒一陳之以爲樂龍門子謁之公子出梁山鉶一三牛彝一壽亭侯印一連環紐一關內侯印一槖駝紐一曰此漢物也復出銅櫂一鐵劒一曰此秦物也復出仲姞義母匜一楚姬寶盤一鞞琫珩璜各一曰此周物也復出伯盉咼一曰此商物也復出武丁敦一曰此夏物也出已而洋洋有矜色左右譽之室內之人又從而和之咸嘖嘖曰吾聞世有博雅君子愧未識公子眞其人哉龍門子獨默默不言公子異而問之曰僕不敏竊不自料以好古爲事服儒服而來過者即請觀焉觀畢無不假顏色而賜之一言者夫子獨不言不咲將物非眞邪抑有說乎龍門子曰物固眞耳第公子所藏

者三代秦漢之器非古也曰如此不爲古無巳則有虞氏
之敦乎曰有虞氏之敦亦未古也曰其軒轅氏之九鼎乎
曰軒轅氏九鼎古則古矣未爲至也公子笑曰然則庖犧
氏之物乎曰然庖犧去今數千載矣其物尚有存者乎曰
有之曰孰有之曰予有之公子錯愕四顧謂左右曰夫子
自謂有庖犧時物我等當願走伏庭下借一觀之洗凡目
焉龍門子曰未易觀也是物也非尊非罍非鼓非鐘八角
垂芒煒煒煌煌上配星文契陰與陽百神翼之呵禁弗祥
是人文之所祖也是鎮天下之神寶也有之則治無之則
亂未易觀也請齋三日然後見之公子嗜古甚即如戒行
齋齋巳求見龍門子曰未可也形貌雖潔而志慮尚未一

也公子退復齊三日而求見焉龍門子曰未可也志慮雖一而神未泰也公子乃存心虛無上與神明居如是又三日復再往龍門子曰可矣乃設几布筵寘賓櫝其上藉以文錦列籩豆菹醢舉觶灌酒槃各再拜而興啓櫝視之乃八卦也伏羲氏之易也

龍門子閔世蕪穢思神交千載之上無一刻忘去夜方寢忽夢上登清都祥飈郁如卿雲五色如龍文鳥章經緯乎上下少前有宮巍然中有丈夫偉甚月角日準河目龍顙脩上而趣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望之如仆就之如升旁從羣弟子皆華冠象佩裳衣襜如也丈夫起東行其容煦煦然溫其體翼翼然恭其聲恂恂然和周旋則合乎

規之圓折旋則中乎矩之方弟子拱而趨先後以齒若鴻鴈成列不亂龍門子見之嘆曰世乃有斯人乎哉其威徳之備何其異於人也其聖人乎哉予然後知羣山之培塿而岱嶽之爲尊也衆鱗之雜遝而神龍之爲宗也諸律之不齊而黄鍾之爲本也吾誠得與斯人游雖即死無憾矣其子弟有招之者曰爾爲誰龍門子曰越西宋濂也曰爾何以知丈夫之爲聖人也曰以其徳容知之也曰然丈夫之爲聖人也其旋如乾其轉如坤其明如日其變如雲其疾如雨風其妙如鬼神非聖人而何哉爾慕之而不學之何也曰豈不願學焉力不足耳曰聖人去世二千年矣爾今所見者殆其神陟降帝之左右者耳爾安得與游爾若

願學焉吾嘗有以告爾也爾心中有聖人焉與丈夫無毫
髮異爾能念以終始之是亦丈夫而已矣龍門子泠然而
寤因語門人曰聖人在吾身耳何勞外慕哉

龍門子曰晋人有好利者入市區焉遇物即攫之曰此吾
可羞也此吾可服也此吾可資也此吾可器也攫已即去
市伯隨而索其直晋人曰吾利火熾時雙目暈熱四海之
物皆若已所固有不知爲爾物也爾幸與我我若富貴當
爾償市伯怒鞭之奪其物以去傍有哂之者晋人戟手罵
曰世人好利甚於我往往百計而陰奪之吾猶取之白晝
豈不又賢於彼哉何哂之有

龍門子曰海中有寶山焉衆寶錯落其間白光爗如也海

夫有得徑寸珠者舟載以還行未百里風濤洶簸蛟龍出沒可怖舟子告曰龍欲得珠也急沉之否則連我矣海夫欲棄不可不棄又勢迫因刳股藏之海波遂平至家出珠股肉潰而卒越西有山氓鑿井得褭蹄金者在法民間發土藏必聞之官否則且有罪人有發氓事者官捕氓索金氓隱金斷其陰而亡嗟夫天下之至貴者身爾人乃貴外物而喪其身身死雖寶奚用焉何其惑之甚也雖然世人死利者太半豈特二豎哉

或問龍門子曰天下之物孰爲大曰心爲大曰吾聞物之大者山則有嶽水則有海耳未聞心之爲大也傳有之心重一十二兩中有七孔三毛盛精汁三合主藏神此固皆

小也然則何爲其大也龍門子曰居吾語汝以形論之其小固若是其無形者則未易一言盡也曰何也曰仰觀乎天清明穹窿日月之運行陰陽之變化其廣矣大矣俯察乎地廣博持載山川之融結草木之繁蕪亦廣矣大矣而此心直與之參混合無間萬象參列而莫不備焉非直與之參也天地之所以位由此心也萬物之所以育亦由此心也能體此心之量而踐之者聖人之事也如羲堯舜文孔子是也能知此心欲踐之而未至一間者大賢之事也如顏淵孟軻是也或存或亡而其功未醇者學者之事也董仲舒王通是也全失其心而唯游氣所狥者小人之事也如盜跖惡來是也然而此心甚大也未易治也未易養

也欻然而西忽焉而東其妙不測而乘氣機出入者也苟失正焉翩然而蜂起滃然而泉湧有不可殫名者矣是故孔子叙書傳禮記刪詩正樂序易彖係象說卦文言作春秋何莫不爲此心也諸氏百子之異戶出則汗牛馬貯則充棟宇雖古有純疵學有淺深亦爲此心也心一立四海國家可以治心不立則不足以存一身使人人知心若是則家可顏孟也人可堯舜也六經不必作矣況諸氏百子乎曰心之大敬聞命矣學者何所用功而能充是乎曰周公孔子我師也曾子子思吾友也易詩書春秋吾器也禮樂仁義吾本也刑法政事吾末也四海之大無一物非我也一物不得其所吾責也夫然故若天之覆也地之載也

不知孰爲天地也孰爲我心也亦一而已矣曰夫子之言美甚人之自狹者則小人而已曰然一失則小人也再失則夷狄也三失則禽獸也人而禽獸也惡足與言夫心哉曰然則養之又有要乎曰有曰何謂也曰懼其炎而上也則抑之恐其降而洿也則揚之察其遠而忘也則存之度其陋而小也則廓之慮其躁而擾也則安之審其滯而沈也則通之視其危而易搖也則鎮之是謂七術納乎中而式乎軌者也納乎中而式乎軌舍敬何以存之曰聖人之學如斯而已乎曰止是而已矣欲損之非有餘也欲加之非有虧也亦止是而已矣

龍門子曰小雪後陽一日生一分積三十日陽生三十分

而成一畫故爲冬至小滿後陰一日生一分積三十分而成一畫故爲夏至陽積六畫而爲乾乾當四月其中氣謂之小滿者滿不可大也大則亢矣積陰六畫而爲坤坤當十月謂之陽月者陽不可無也無陽則純陰用事矣國家欲長治而不亂者其思戒盈滿乎其思崇陽而抑陰乎

段干氏問龍門子曰秦漢以來正學失傳至宋而復盛因願竊有聞也幸歷以告我金陵之學何如曰穿鑿聖經而附會已說甚者竊佛老之似以誣吾聖人之教學顏孟者固如是乎又其甚者一假功利以搖動天下利源一開魚爛河决而莫之禁如此尚可爲國邪予嘗謂亡宋天下者自金陵始也曰然則無一髮可取乎曰確執堅信澹然不

爲位勢所動是則何可及也所惜者學之疵耳曰眉山之學何如曰其文辭氣燄有動搖山嶽之勢蓋其才甚高識甚明舉一世皆奔走之恨其壹徇縱横捭闔之術而弗知先王之道士之輕佻浮誕者恒倚之以爲重禮義廉耻則棄去而弗之恤使其得君其禍天下有不在金陵下也曰東嘉之學何如曰東嘉之學人或不同大抵尚經制而求合乎先王攻禮樂以振援乎流俗二者亦一道也第其致力忘大本而泥細微而見諸行事者皆繳繞膠固而無磊落俊爽之意徒以辭章論議馳騁於一時蓋其所失也其立言純懿而弗背者傳之千百世可也曰永康之學何如曰氣豪而學偏者也使其當今之世擁百萬兵馳騁於天

下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實有一日之長是何也其智數法術往往可馭羣雄而料敵情而剛烈之氣又足以震撼而翕張之其能成功宜也若論先王之道德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則曹乎未之見也曰金溪之學何如曰學不論心久矣陸氏兄弟卓然有見於此亦人豪哉故其制行如青天白日不使纖翳可下奧窔即白晝之爲屋漏即康衢之見實足以變化人心故登其門者類皆緊峭英邁而無漫漶支離之病惜乎力行功加而致知道闕或者不無憾也曰橫浦之學何如曰清節峻標固足以師表百世其學則出於宗杲之禪而借儒家言以文之也儒與浮屠其言固有同者求其用處蓋天淵之不相涉也其可混而爲一哉金

溪之學則又源於横浦者也攷其所言蓋有不容揜者矣

曰金華之學何如曰中原文獻之傳幸賴此不絶耳蓋粹

然一出於正稽經以該物理訂史以參事情古之善學者

亦如是爾其所以尊古傳而不敢輕於變易亦有一定之

見未易輕訾也當是時得濂洛之正學者鼎立而爲三金

華也廣漢也武夷也雖其所見時有不同其道則一而已

蓋武夷主於知行並進廣漢則欲嚴於義利之辨金華則

欲下學上達雖教人入道之門或殊而三者不可廢一也

嗟夫龍亡虎逝而孽狐爲之雄山摧嶽仆而培塿爲之大

氣宇猒猒四分五裂之弊今乃實蹈之矣寧不爲鄉學之

一慨哉

客有號伊祁子者難龍門子曰司馬遷良史之才也歷代作史者咸宗之然其謬誤甚多難以一二數矣以帝王世次言之稷契皆帝嚳之子也同仕於唐虞契之後爲商自契至成湯凡十五世歷五百餘年稷之後爲周自稷至武王凡十五世歷千一百餘年王季蓋與湯爲兄弟而世之相去乃六百年何無稽之甚邪曰是固然矣使司馬遷不生上下數千載事可爲世之法戒者未必能若是之備也子舍其大而病其小何哉世遠載籍失傳惡能必其無謬也書伊訓曰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則是太甲繼成湯矣孟子乃曰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始爲太甲以曆考之若於湯之下益以六年至今之日則羨而不合矣

子尚敢以病遷者病軻乎伊祁子曰奚爲而不敢也君子之學大則窮乎天地小則盡乎纖微孟子既有謬誤當言之奚爲而不敢也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僖公事也則以爲周公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孔子言也則以爲曾子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見於牧誓者甚明也則以爲虎賁三千人漢水固注之江而汝與泗則入淮而淮又入於海見於禹貢者甚詳也則以爲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若是之誤當言之奚爲而不敢也曰夜氣之說亦有誤者乎曰否仁義之陳亦有謬者乎曰否子何不擇其不誤不謬者而學之哉子所言是以博聞強記待孟子以博聞強記待孟子則陸澄夏侯榮可稱亞聖矣有閒伊祁

子咲曰予過矣予過矣

龍門子曰勇之於學者其猶舟之颿馬之策歟舟非颿則不疾馬非策則不進人非勇則不立是則勇者作聖之階梯也泰山雖高勇欲登之則必凌絕頂萬里雖遠勇欲行之不至則弗止也孔子之所以聖勇而已曾子之所以賢亦勇而已不然曾子何以自曰吾嘗聞大勇於夫子云然則欲學孔子曾子者其大勇矣乎

龍門子曰人行仁義而惡衣服者是素櫝藴玄珠也外若賤而內實貴人狥利欲而美冠裳者是芳綺覆糞丸也外雖馨而內實臭

龍門子曰人之生也必以三代之士自期必以三代之事

自任庶不負於七尺之軀若隨小夫呻吟於佔畢閒陋甚矣哉

龍門子曰人子之身非人子有也父母之體之分也雖曰異形實一身也身之聽命者心耳心欲左焉而身從之心欲右焉而身又從之至前後皆然無相違者也父母譬則心也人子譬則身也此義苟行世豈有不順之子哉雖然身且不敢有况身外之物乎世復有因財而逆父母之命者其丈夫也哉

龍門子曰象以牙而戕擒蚌以珠而見剖翠以羽而招網松以明而致爇犀以角而就烹麝以臍而被獲雉以采而受羈當今之世士欲以文自著者盍視此數者以爲戒哉

丁鴻問於龍門子曰君子何以處貧也龍門子曰安之曰安之未能也請問其次曰忍之曰忍之之道奈何曰茅茨土堦視如華榱飛甍之麗柴車蹇乘視如文茵飛黃之良垢裘敝屣視如繡裳朱舄之珍藜羹糗飯視如五鼎八珍之美醜妻惡妾視如毛嬙西施之豔則羡念不生矣是忍之之道也忍之久則自然矣能自然則安矣虞丹子在傍聞之啞然笑曰吾處貧四十年矣居之以道德乘之以仁義被之以禮樂飽之以忠信友之以廉潔雖凍餒瀕死者數四未嘗啓齒一言蓋驩然若有晉楚之富不知所謂貧也是何也心無愧怍也苟有一毫外慕之念則愧怍生矣愧怍生縱富貧也况實貧乎哉夫子盍以是告之而徒陳

説彼區區者不亦愼乎龍門子曰子以君子之事望恒人其不可也夫

龍門子曰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非相同也而自同同也非相有也而自有有也非相生也而自生生也皆自然而已火性至熱也而蕭丘有凉燄焉水性至寒也而華陽有溫泉焉驗之物化參之天運皆自然而已所以聖人作易一本之自然何容心哉

龍門子曰人之大欲無過於飲食男女蓋人之生也非男女構精氣何由而化非飲食之養氣何因而續哉二者於人切矣苟不以禮制之小則身喪而家毁大則國刣而天下亂故聖人於頤卦初九則曰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靈

龜之爲性蓋不嗜食者也六四則曰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無咎虎之爲性蓋交有時者也人能如不嗜食之龜交有時之虎則知自養矣何飲食男女之足患哉

士有挾貴與文而以傲物自居者來見龍門子其氣洋洋然其貌斤斤然其聲鏗鏗然龍門子與之坐默然如不能語者士忽呼曰位尊而才高亦爲人所禮乎龍門子曰否位尊非所禮也才高亦非所禮也唯足乎德可爾位不稱其德是鶴乘文軒也才不命於德是馬失轡御也人方且賤之斥之絶之安取所謂禮乎曰然則德足以驕人乎曰德足以服人亦不足以驕人聖帝如堯舜聖王如禹湯文武聖相如周公聖師如孔子亦不過盡人道爾所以無足

驕人者德尚不足以驕人况挾貴與文而傲物者乎傲乃凶德傲物則失人失人則喪已喪已則名僨名僨則禍將作矣傲安可長哉士乃氣索神沮而去

龍門子曰漢儒説經固多不可企及但專門之習勝未免蔽固而不能相通其能脱畧傳註而深求經意者自宋儒歐劉石孫諸公始諸公啓之伊洛繼之而益加精在篤行而已矣譬之於食有耕之者有種之者有刈穫舂抗之者有炊之者有實於簞而獻之者吾徒但食之而已政不必立異以爲名高也

龍門子曰棠鳩棲於葦苕之顛濶毛生於絶壑之下非其高下固爾殊也其自取之也君子於其所學可不慎哉

龍門子曰天地之秘洩之者其庖犧氏乎天地之道一陰一陽爾庖犧畫一奇象陽一偶象陰自是卦爻生焉文王重之周公辭之孔子翼之而易道著矣易道著而天下之變盡矣五經之用不同其理皆本乎此爾大哉易也五經之源乎大哉庖犧也至道之宗乎

龍門子曰以刑驅人者殘以勢凌人者怨以利誘人者爭以言欺人者悖以知御人者愚以巧勝人者拙此六懲也葆醇屏累所以全身積誠著行所以感物內外無愧所以事神敬身樹德所以訓子上下邕穆所以肥家威嚴莊重所以却侮此六行也惡莫大於離心美莫大於畏獨凶莫大於自賢吉莫大於集善樂莫大於順天憂莫大於悖德

此六則也明在自虛強在自卑危在自安敗在自盈敬在自持賊在自驕此六治也慎六徵尊六行式六則守六治學者之事過半矣

秦人有申生者饑餓於燕甑屢生塵矣權貴人移粟起之且薦于上以漸至於言官權貴人勢衰申生輒背去別附相國相國惡權貴人欲劾之申生久與之游甚習遂歷疏其陰事疏已往告權貴人曰御史將不利於公予雖同列弗能獨沮即沮不過以死爭於公亦無益爾奈何權貴人曰子幸告我是弗後我昔日之心也吾悉出七寶于庭幸子賂免之申生收以歸越四三日復哭而往權貴人問之弗答益加慟權貴人大驚曰將赤吾族耶申生乃徐曰公

哲士豈不自知而必俟予言也申生蓋利其貨欲勸自殺以滅禍權貴人中其計自經幾絶左右救之獲免明日文出但黜還田里無他異也權貴人上馬去連呼申生之名者三自是燕人無不穢申生之行未幾其身見殺官簿錄其家龍門子聞而嘆曰人心之險有如是哉太行之嶔巇巫峽之暴迅殆康莊耳其初用計以殺人卒乃自殺其身是尚無天道哉

龍門子曰大學之要在於三綱八目孔氏既著于經曾子之門人又以所聞而爲之傳綱與目之名無有所謂本末者何必傳以釋之自知止而後有定及聽訟吾猶人也至此謂知之至也二條實釋致知格物之傳蓋未嘗闕也

龍門子曰兵不可以易言也言固誇矣如實何昔李元平初從關播喜爲大言嘗論兵鄙天下無可者一日將兵汝州李希烈一笑而縛之噫世之高談孫吳驚動四筵者其能免希烈之縛者幾希

龍門子曰天有五貫地有五類五貫行乎上五類載乎下則天地昭矣人君法之則天下平矣何謂法之其明則日照月臨也其喜則祥飆卿雲也其怒則迅雷驚霆也其生則甘雨零露也其殺則毒霜虐霰也是法五貫者也其靜則嶞山喬嶽也其涵則巨浸大川也其亭則井邑方州也其限則內夏外夷也其養則飛潛動植也是法五類者也天有至醇地有至凞君有至則天失其醇萬物喪精地失

其盛萬物弗蠢君失其則四極不立統而言之大化緼乎神大序昭乎天大機合乎中其發甚微宇宙之廣莫之或違其端甚直彌綸上下罔有差忒長消大矛見之失其利崇墉深隍見之失其固陰謀秘計見之失其防大法至刑見之失其嚴擴而充洞然而有容窈而默淵乎其莫測古之善治天下者得此而萬事畢矣

龍門子晨出見兩夫操梃與刃逐虺甚急龍門子問曰虺傷爾乎曰否虺追爾乎曰否曰然則子何以逐之如此其急也曰彼受形爲虺晝夜常思毒人吾幸不被觸爾設觸之其有不追我而傷我者乎誓當盡殺之乃止曰是固然矣子知虺蛇之爲害而不知人虺之害物尤暴也曰何謂

人虺曰厚貌深情禍機莫測是人虺也斜睨傾聽伺人陰私是人虺也睚眦之怨必逞其欲是人虺也布機陳穽以中以陷是人虺也子尚可盡殺乎曰吾固不能盡殺或遇之將何以禦之乎曰淬仁義之刃持禮樂之梃以俟彼將俯首而逝縱毒將焉施乎曰吾聞之也殺虵虺者無怨心以其殘物而逞也況人象而蟲質者乎柰之何縱之逝也曰彼人耳不自知其至於虺也其至於虺也欲刼之也先王之教若與豈不能反之人乎吾傷之爾憫之爾奚忍殺之哉

龍門子曰趙蕤有云天陰陽半人善惡混然陽晝六時曉昏皆爲陰所侵其用事唯四時而已卦六爻初上皆無正

位其用事亦四爻而已故善人少而惡人多誠哉是言也是故光風麗日之時常寡濃陰曀霾之日常衆鸞凰騶虞間世一覯而鴟鴞蛇虎遍于郊藪伊傳周召之臣千載不再出而莽卓巢溫恒接武於朝大者如此則小者又可知也不知天道果何如耶

公孫氏曰古之人有云自孔子沒卓然名世之儒漢四百年楊雄氏而止爾唐三百年韓愈氏而止爾如董仲舒鄭康成王通孔穎達之徒非無益於後世也仲舒倡災祥之說王通襲聖人之迹康成穎達守區區訓詁之文皆非楊韓氏比也龍門子曰鄭孔名數之學耳不足與議斯道董仲舒純儒也王通明儒也韓愈正儒也若楊雄則駁儒也

曰曷謂駁曰豈有不駁而事彝者乎司馬公喻爲日月過矣曰三子者能盡合孔子之道乎曰仲舒頗窺道之本原韓愈能識道之大用王通極知治道尤高爽有見謂其盡合孔子之道則皆未也

龍門子曰積書之多其無出於隋之嘉則殿乎書凡三十七萬有餘卷未幾多散亡不存悲夫雖然臯夔稷契其所讀者果何書哉淵騫游夏其所習者果何書哉脫有之未必若是之多也後世百倍於古而立德造行反或不如豈非心散於博聞技貪乎廣蓄而弗能一乎夫然故雖甚散亡奚必深悲哉但得六籍存亦足矣

龍門子與二三子出游仰視霄漢嘆曰非天地孰覆載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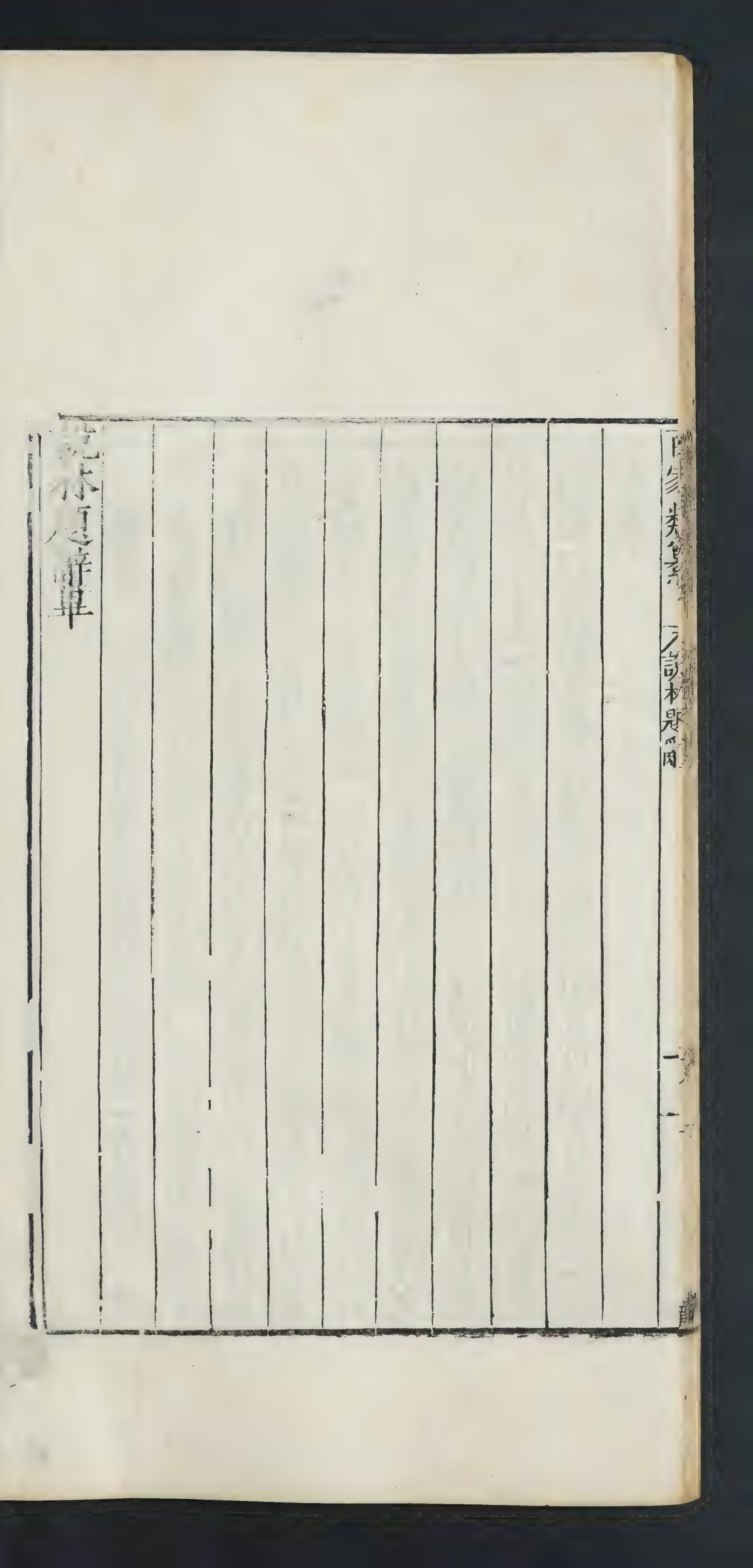
非日月孰照臨耶非孔子孰明五倫耶使世無孔子生民之類其滅久矣夫

龍門子曰作史者不爲楚義帝立本紀而以項羽當之其失爲不知統不書呂氏滅秦牛氏易晉而復以嬴司馬言之其失爲不知義作史者亦難乎哉

龍門子卷終

說林題辭

說林者　本朝大司馬四明張公時徹之所著也公流抱奇質蚤第英科德望文章雄視一世固藝苑之宗工辭林之鉅匠也所著有芝園集流布海內共以爲寶其見於諸家評者詳矣玆編名說林蓋奇而又奇不惟文字醇雅且多有補於世教眞子書之粹者也公自叙云或謂宋潛溪著龍門子僅以九十日故其文多厖劉文成著郁離子成之歷載故其文偉澤余之詮綜有年矣於凡三才之紀萬物之情罔不悉備聊竊附於作者之列敢曰有補世教云哉噫即公斯言可以占其志之所存矣



百家類纂卷之十二

儒家類　說林

辭命林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鄭莊公使行人辭於宋公曰孤不佞不能和其四隣以爲君憂使赫然辱於敝邑孤無所圖罪謹使下介以請夫自孤之學主宗廟社稷也亦惟先世之顯盟是共是以罔敢失隊頃者公子馮之辱也其以成穆公之讓而致國於君也孤惟昏姻之國館而賓之亦惟君故之以豈敢有所利焉如以馮爲討也是使穆公不得撫有其子而宣公貽謀之不終也孤誠不忍聞惟君圖焉且衛人之惡天下莫不聞敝邑雖小蒐乘簡

卒以俟君命號令朝至孤必夕發以從君後令舍曰弗問而移師於蕞爾之鄭孤竊惑焉君如聽於孤反兵而誅衛則君之義也孤之願也其曰不然孤將率其父兄子弟觸執事之左轂而死之使天下後世知君以定弒逆之衛而合諸侯以翦鄭也孤雖亡亦有辭於武王成王矣君其圖焉宋公不能對乃解四國之師

周桓王四年使凡伯聘於魯戎伐凡伯於楚丘以歸王以讓衛曰昔我先王之制諸侯也敵國賓至關尹以告候人爲導司徒具徒司寇詰姦而防其不意共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吏則皆官正蒞事載在彝常頒之列國世世守之無有廢也叔父畜邇甸服謂當率先諸

侯以藩屏周余與二三卿士曰有望焉今凡伯者非他余之命大夫也以魯國之故告諸宗廟受王帛以出而戎得逞於叔父之近郊僇而執之是委成命於草莽也叔父若不聞余一人不足恤獨不念武王成王之烈而一旦蔑棄之有如弁髦其何守土之爲夫戎何獸之有王室而陵之矣又何有於衛余一人之憂亦叔父之憂也若徼寵於武王康叔詰兵振旅而問罪於犬羊之戎則惟叔父其或不念不圖而委罪於余一人亦惟叔父余一人何敢固焉

齊桓公伐楚歸執陳轅濤塗會諸侯之師侵陳陳使使乞成曰大國有命曰其率賦乘以南將致介於荊寡君不敢康與其一二陪臣先後奔走以從君於羈紲豈有貳也楚

之帖也召陵卒盟諸侯皆返其國陪臣濤塗恐三軍之衆
也舍止無所而一二邊吏不足以供芻秣大國將以爲討
卒然計曰兵而出於東方觀兵於夷而歸其可此非敢有
他也無亦謂陳之削弱鮮兹耄倪不足以薦頸於斧質也
而欲祈頃刻之命不虞君之督過之也濤塗而就執矣江
黄之師加焉陳之君臣既知其罪早夜震動曰大國方懷
攜而字弱庶其赦我乎而辱七國之師以臨於郊盡陳之
地不足以張帷幕君如援桴而鼓之如以石投卵也蔑弗
碎矣惟君徼福於我虞帝而不殄其明祀賜濤塗以爲陪
臣則惟命謂濤塗罪在同盟不可中釋也而歸諸寡君告
諸社而僇之亦惟命寡君與一二陪臣草舍於郊謹備牲

半以俟

晉趙孟逆公子雍於秦欲以爲君旣而背之敗秦師於令狐秦康公使人讓趙孟曰先蔑之來也曰寡君新棄社稷國之人聚而謀曰孺子夷臯方在襁褓恐不足以承七廟隊我文公襄公之烈以爲君憂願徼福於君奉公子雍而戴之死且不朽我諸大夫曰有君而求君將安用之晉無信也不如弗聽寡人曰豈其寘君而不如奕棋乎其謀之審矣寡人遂遣雍也又懲呂郤之難而與之徒衛以入亦惟晉社稷之故豈私有所賴焉行且入也而旋復背之曰國有君矣言焉而食縱二三子不以爲意其若四方之諸侯何寡人與二三臣方且圖之曰晉曲甚矣如而自爽也

必將謝我以文辭薦我以玉帛牢醴芻粟勞軍於境上而乞盟於寡人晉之罪將可詭焉不是出也而乃潛師以襲我賓而寇之又何謂乎夫有君而求君一逆也求而背之二逆也我以好往而報之以兵三逆也三者有其一難以得志於諸侯而况兼而行之乎寡人規之國未定而伐之不仁乘人之喪不武以詐禦詐不信尤而效之不忍爲也歸且休矣二三子共速圖焉葵苟襄也願以兩國之賦相見於境

衛孫文子甯會子出其君獻公鄭子產貽書與范宣子曰國之所以立禮爲大禮之所以立君臣爲大先王軌則天下霸者糾虔四方率是物也衛侯在位十有八年矣行父

與殖執圭繫組而事之親則股肱之臣也君有違也當左右僇力而彌縫其闕不可則委曲諷喻自牖而納之約又不可則致邑與祿而去之不忘其思曰庶幾君之或寤而反予乎今徼寵樹私駢首以僇公臣身之不出而君是焉出則是臣有國也追車及於境而射矢及於軥衛侯瀕死而僅免其去弒也有幾僑之聞故也語於心曰晉方以禮合諸侯而吾子實先後之必將告於王室討二子而復其君旦夕且至矣不虞討之未有所決也而又聽中行獻子之言欲因其亂而成之是知火之爲灾而又膏之也能無灼乎今諸侯之國多矣上下交替而紀法不張其爲殖與行父夫豈少也二子而莫之懲也孰將不爲二子哉從而

誅之是有二命也釋之不問則是相戕賊無已也此而爲君不亦難乎僑也聞之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防而棄之是自速之亂也大夫而出其君矣陪臣亦且出其大夫而又孰能禁之吾子縱不爲晉計獨不爲子之家計乎夫以大治小義也以順加逆正也宣昭令聞以不忘先烈吾子何弗爲焉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已願吾子之一怒以已衛亂也

智伯帥韓魏之甲以攻趙氏晉陽之城垂拔趙襄子乃使人見韓魏之君曰無恤不佞不能事社稷宗廟以爲君憂無所逃罪然自昔先世徼天之靈得與君之先公翼輔晉室盟及子孫無相害也無恤不能事君豈遂不可訓誨不

虞君之深過之也夫趙之與韓魏猶一體耳趙朝亡韓魏必夕覆夫智氏何猒之有君若不念無恤獨不為君之宗廟社稷計乎無恤聞之東方有魚其名為鰈比目而後能行南方有鳥其名為鶼鶼比翼而後能飛西方有獸其名為蟨與卭卭岠虛卭卭岠虛比肩為之齧甘草以食即有難也卭卭岠虛負而走北方有比肩民焉迭食而迭望中有枳首蛇焉此非獨其性慈愛也相輔以用相資以生其為彼也亦為我也今韓魏之於趙豈異是哉患之剝膚謂君必將攲智氏而角之以撫有三晋獨柰何噓其燄而膏之乎夫趙之滅在旦夕矣滅趙而有利於君則為之如其不利盍姑存之乎削其土地使得奉社稷君之賜也不然而辱在倍

臣則惟命又不然而降爲奴隷亦惟命君其試埀察焉韓魏聞之大懼繼以張孟談之言乃反兵攻智伯而殺之遂滅智氏

諫說林

季武子出見絶流而漁者下令欲鞭之曰噫甚矣子之貪忍也漁者曰主君欲法小人則旣知罪矣盍姑自主君始可乎自主君之治魯也農夫力耕其穀粟無弗輸於廩者婦人織作其布帛無弗入於宮者商賈所貿易其貨財無弗登於府者山谷冶鑄其器物無弗歸於宮者聚斂無藝威福在已魯侯徒擁虛位而百官不得其職是主君竭澤而漁矣何罪乎絶流哉

漢武帝問東方朔曰國何如而治矣朔曰罷市其可乎帝曰百工之事莫能相兼四民之用缺一不可故日中爲市有無交易以相濟也若之何罷之朔曰國有三市而交易不與焉私納諸侯陰比將帥輦輸金幣關通賞罰馮陵威福而得志於其外是謂以外市也請謁貴戚結托宦官延譽於左右陰竊上柄而主不知是謂以內市也希望意旨雷同附和狐媚固寵祈求恩澤因以植樹黨與濁亂紀綱是謂以上市也三市行而國欲治者未之有也帝曰善乃下請謁之禁開直言極諫之路

衛靈公居而問左右曰朝之臣誰最愛寡人者左右曰其彌子瑕乎君寢則寢君興則興君食則食君飲則飲君喜

則喜君怒則怒不幸君有纖介之憂則食不甘味坐不安寢必豫而後已愛君者誠莫如瑕矣乎公子家進曰左右之言非也夫彌子瑕者君之賊也奚在其爲愛蠹宅木而居之死生不離焉遊其腹心而飽其脂膏久則空而覆矣夫瑕亦若是而已矣無已則史魚乎君所謂可而以爲否焉君所謂否而以爲可焉惟其義不惟其同謇謇諤諤以繩君之闕而納諸衷君讒不恤君疏不怨是厚爲其君而薄爲其身者也無已則蘧伯玉乎靖恭以事上忠信以牢物苟便於君而利於民則導而行之便於民而咈於君則委曲而通之務得百姓之歡心以事一人是社稷之衛也斯二子者之愛君也孰與瑕哉人有言曰佞幸醜毒不可

通也藥石針艾不可獻也君其試加察焉靈公默然

唐明皇生日有獻寶鑑爲賀者張九齡因進千秋金鑑錄帝覽之謂九齡曰世之治也用賢其亂也以不肖卿言知人有道乎九齡對曰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使人之相去也若鵠之與烏也易知也若葵之與莧也易知也惟其若芎藭之與藁本蛇床之與蘪蕪則不可得而辨矣是故大毒若甘大詐若信大貪若潔大佞若忠是芎藭與藁本之類也人主一不加察而誤用之反表爲裏倒上爲下國其能無危乎帝曰喏時李林甫竊用九齡蓋陰斥之而明皇不悟卒致天寶之亂

或說條侯曰伍胥與范蠡孰知乎曰范蠡知矣曰商鞅與

范雎孰知乎曰雎勝鞅也曰君侯之知范蠡也豈非以其知越王之長頸烏喙不可與共安平也而逃之五湖以遠害乎曰然曰君侯又謂雎之勝鞅也豈非以其能推蔡澤以自代而免於車裂之禍乎曰然曰然則君侯之所以自爲計也不如其論二子者也曰客之言謬矣彼四子者其所事殘忍之君也而其居則傾危之國也僕逢賢聖之主而生太平之世庸語此不祥乎客曰君侯誠不自量獨不見夫芻狗乎方芻狗之未陳也盛以華篋被之文繡主人踵步而拜尸祝潔齋以將之不敢睨視也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柴車轢而過之蘇者取以爲爨而已今君侯已陳之芻狗也轢而爨之者至矣而猶以爲無虞乎且夫

質的張而弓矢至馬林木茂而斧斤入馬物之理也功高者忌威震者疑人之情也胥鞅之遘不自以爲安乎而終於碎首而虀骨者何也且君侯獨不記許負之言乎不聽既而景帝積猜於條侯乃以事下獄不食五日而死

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寡人朝計事於朝二而得一馬晝計事於宮三而得一馬夕計事於寢五而得一馬用心彌勞其智彌詘無亦寡人之固陋不足開邪抑出謀忘於過者乎晏子對曰過乎哉過乎哉夫心也者神明之舍而萬事之管也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圖王而王圖帝而帝變化於須臾而彌綸乎遠邇者也是惟不思而已矣孰有思而不得者乎今計事而不當則衡度之弗式而測鏡之未詳也

亡箴者終日求之而不得其得之也非目益明也締而見之也心之於慮也亦然是故以宮視朝則宮爲肆矣以寢視宮則寢爲肆矣方其嚴也則神明內宅汎應而不迷其肆也則氛壒交侵求詳而益眩此豈心之有二乎王欲詳事無亦致其精而已矣

楚懷王使屈原求令尹之材三年而未有舉者乃以讓原原曰楚國天下之雄也令尹高位也封土百里車徒百乘至厚富也戟指垂涎而欲一染王之鼎者豈直一人哉然而未有至者其故可知也鳥之麗毛棘喙者鳥畏之魚之哆口刀鬣者魚畏之人之辯言利口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武士之兵端一避也文人之筆端一避也辯夫之

舌端一避也今王之庭其爲棘喙刀鬣也多矣呼吸之間鐲鏤行馬孰肯以頸嘗之乎

或問於石濆子曰人之惡孰爲大曰愎諫爲大曰人之禍孰爲先曰愎諫爲先曰何以明其然也曰昔郭君出亡謂其御者曰吾渴欲飲御者進淸酒曰吾饑欲食御者進乾脯粱糗曰何備也御者曰臣儲之久矣爲君之出亡而道饑渴也曰子知吾且亡乎何不以諫也御者曰君喜道諛而惡至言臣欲進諫恐先郭亡是以不諫也陳轅頗爲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爲已大器國人逐之出奔道饑渴其族轅咺進稻醴粱糗服脯焉喜曰何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諫曰懼先行也由是觀之二氏之愎諫

一也而其失國亡家亦一也向使御者與族人之言得入豈無有以彌縫其闕而固其宗祊乎不是迪也而淫回昏濫以盈其欲其未亡也自謂無所得亡也而惟石言之爲忌則孰肯投其所惡以速戾于厥躬乎鄒孟氏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者自古以來以是而殄世者多矣豈惟郭公與頫哉

政治林

令狐嬰爲蜀郡太守患民之弗率也懸之厲禁峻其刑誅捕吏日攖于鄉民呫足側目踐圜棘者相屬也而姦愈不治謗書盈于市門剽竊徧于四境嬰謂法之弗棘也乃益務猜苛求虎吏以爲爪牙玄瀆先生踵門而告曰夫水之

深也魚鼈生焉若激而躍之則鱗介之族無弗駭矣山之茂也鳥獸歸焉若翦其梢竊張之罝罼則羽毛之族無弗駭矣惡其弗靜也而施毒設穽日求而不已也彼有引類而去耳寧能坐而就死乎不惟是也鳥窮則啄獸窮則攫將黿鼉虎狼皆爲患矣夫民之智力非特魚鼈禽獸也而善政善教則其山與澤也故示之以好惡而民不爭導之以禮防而民不越其猶未也則隨其情而輕重法之其孰有不率者乎孰與絞絞棘棘如捕貍烝鼠之爲哉且子不聞晉國之故乎晉君患國之多盜也使郄雍司盜察眉睫之間而得其情千百無遺一焉盜遂患雍而殺之盜卒不止繼用趙文子之言使隨會知政而群盜奔秦豈非用法

之烱鑒哉嬰曰嬰不佞不能和其民人以爲先王憂敬聞
命矣請得而攺圖焉

閭東夫人問於壺丘先生曰今之牧其諸異乎昔之牧與何昔之民安而今不安也先生曰非有他也牧牛者以牛牧牛牛乃得肥馬牧羊者以羊牧羊羊乃得澤焉夫牧民者亦若是而巳矣是故順其欲惡恤其災害課其樹藝均其賦歛節其力役省其追呼脩其禮教平其訟爭一不幸有水旱之變則捐倉廩以賑之此所謂以民牧民者也昔之人行之矣突未黔也而蒯倖進之圖席方煖也而肆苞苴之欲廣納結以求援巧逢迎以媚上把陰事以漁貲舞文法以掠譽不利於身雖誘之賁育不爲也苟有利焉萶

鷹乳虎猶將甘之此所謂拂民從欲者也今之人行之矣
民安不安此其孫也昔齊有閭丘先生者見於宣王賜之
田不租不拜賜之無徭役不拜曰此非人臣所敢望也願
大王選良富家子有修行者以爲吏平其法度如此臣少
可以得壽焉春秋冬夏振之以時無煩擾百姓如是臣可
少得以富焉願大王出令令少者敬長長者敬老如是臣
可少得以貴焉今大王幸賜臣田不租然則倉廩將虛也
賜臣無徭役然則官府無使焉此固非人臣之所敢望也
此以民牧民之説也於乎司牧者其敬念之哉
漢武帝窮奢極慾賦役繁興民不堪命汲黯諫曰臣聞先
王之爲政也上順天時中因地利下遂民心是以國祚得

長馬反是必危是故有一熟之田有再熟之田一熟之田而再種之必不可得收矣再熟之田而三種之亦不可得收矣何者地力已竭也有一年之樹有十年之樹有百年之樹一年之樹五穀是也十年之樹果實是也百年之樹材木是也若期材木於十年必不可得材矣期果實於一年必不可得實矣何者時未至也今神仙封禪土木甲兵之役無日無之自公卿以至庶民無弗征也自舟車以至間架屠酤無弗税也是竭地力而課之易歲月而取之其能濟乎臣之里有東園氏者好養猴猴日衆而無以爲食也盡搜山林之橡栗猶不足以給之或曰曷不爲去猴之得計㐌有西封氏者好養鶴鶴日衆而無以爲食也盡徵

川澤之蟲魚猶不足以給之或曰曷不爲去鶴之得計也人以爲忠言今陛下之宮庭以至於國都詭名而冗食者奚啻千萬其爲鶴與猴也甚矣柰何不亟去之乎

漢明帝厲精圖治自宰輔以下無不數易焉曹褒諫曰臣聞爲治猶作室也家之作室也鳩材礱石塼埴埏陶聚良工而構之累歲得成焉加以塗塈飾以丹雘室煥然美矣一旦疑楹之蠹也而易之杙桷宋楶靡不動搖焉然楹實不蠹而易之者則善蠹之木也未幾而又易之則衆楹皆動矣又未幾而易之膠合益疎湊薄不容棟其能獨固乎即有塗塈丹雘室不得全美矣今夫國家之用人也大者其棟也其次則衆楹也其次則杙桷栟宋也小蠹之不忍

而數竭庸將異乎且夫木之材也植之巖壑滋之雨露震之以風霜積之以歲月多者數百年其次亦數十年而後成楹棟之用若輕廢置之則木之中材者不若是數數也後來者必不幾矣矧有愈乎臣又喻之家之有長也亦必信其子弟任其童僕以分幹百役若朝夕怒而更之胥將巧幻以文其不及而外人莫不有易心其何家之能爲惟

陛下審察之

火之熯也終不如日之暴也水之沃也終不如雨之潤也霸功之利人也終不如王道之澤物也是故衣食既足則施予可無捐也杠梁既成則乘輿可無濟也華夏既奠則安攘可無施也信義既行則盟會可無脩也

唐肅宗謂楊綰曰今天下弊矣上下交騖於利日孳孳焉譬諸河決之不可復障也將何道以制之綰對曰亦在禁奢而已矣彫文刻鏤非益於居室也而作室者必先焉錦繡纂組非益於衣服也而製衣者必先焉笄弁極珠貝之麗膳羞窮陸海之珍故昔之費一而今之費百矣昔之費十而今之費千萬矣若之何其無貪也曰然則何以止之曰昔者齊王好紫國人皆尚紫齊王患焉曰紫貴甚矣國用將不堪將若之何晏子曰王惟無好紫也則不禁而自賤矣王乃朝而去紫曰吾惡其臭也國人遂不服紫是故後宮衣不曳地露臺惜百金之費文帝之所以治漢也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季文子之所以治魯也是故止貪莫如

禁奢禁奢莫如自君相始誠能不作無益害有益則奇技淫巧不復至矣誠能不貴異物賤用物則遠近珍怪不復至矣時乃陳之軌物立之表極以風示四方莫不從風而靡又何貪之足患乎

公孫大夫問於玄澤先生曰今天下弊矣間又有甚者焉狐鼠之怪白晝肆行鬼蜮之奸遇物則螫此其小者也雀蒲聚黨剽掠通衢犬豕豺狼脯人之肝而飲其血此尚其小者也梟獍相夷而父子之性滅矣牝牡瀆亂而夫婦之道苦矣紾臂閱牆而兄弟之倫喪矣猘狺爭噬而朋友之交薄矣有司惡其然也笞敲擊斷接踵就斃而犯禁無忌此豈令之不嚴而刑之不亟乎抑民之無憚於死也玄澤

先生曰胡然哉古有言水行者表深使人無陷治民者表亂使人無失禮者其表也先王以禮表天下之亂今廢禮者是去表也故民迷惑而陷禍患此刑罰之所以繁也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車登焉何則陵遲故也數仞之牆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童豎馮而遊之陵遲故也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盍亦亟樹其表乎舍之不圖而謂以刑罰而已矣也則李斯且優於治秦而裴蘊不難於安隋矣又何先王禮防之貴哉

豺狼之賊物易知也而鬼蜮之賊物不易知也螟螣之害稼易知也而稂莠之害稼不易知也兵刃之殺人易知也而政事之殺人不易知也是故暴如商鞅者殺人偏如安

石者殺人急如束薪者殺人緩如弱水者殺人察如燭淵者殺人苛如聚蝟者殺人布令不信者殺人操法不審者殺人圖患不遠者殺人

議論林

楚人行市而攫金市伯縶之以詣縣令縣令怒而鞭之召監史問曰白晝而攫於都市罪若何監史對曰法當黥令曰若是其輕乎此不軌之徒也必寘之死監史曰法不可以死也今楚國之盜多矣豈惟夫哉闢通左右刺探陰事而脅取其貨譬諸猘犬遇物則齧之此廛市之盜也操持長短變幻簿書陰竊公帑而漁獵民貲可入而不可出此官府之盜也網利以媚人樹黨以釣譽貨若川流而毒如

蝟積民怨而不恤千國之紀而上莫之聞此百官之盜也讒諛比肩佞幸爲市喜則加諸膝怒則墜諸淵賄之入也蜚廉爲旦奭交之跡也隨夷爲跖蹻賞罰無章而綱紀日斁如蟾蜍之蝕月而螟螣之敗苗此王廷之盜也是之弗問而規規於攫金之夫眞猶舍豺狼而捕狐狸養梟獍而驅蚊蚋也豈三尺之平哉縣令不能奪乃黥攫金者而遣之客謂張祿先生曰君廁中之窮鬼也折脅摺齒膚體不能自完卷簀而飲溺不知其幾矣一說而牽秦王裂地封侯而佩相國之印計不下席謀不出廟堂坐制諸侯而功極於天下何前詘而後伸若此乎張祿先生曰若何見之晚也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湛盧干將天下之利器也陸剸

犀象水蚚蛟鯨使之與管橐决背出脒其便必不能勝管橐也黃戎酱膝天下之駿馬也使之與貍鼬試於釜竈之間其使必不能勝貍鼬也神鵠大鵬一舉而千萬里使之與燕伏翼試之堂廡之下櫨楝之間其捷必不能勝燕伏翼也夫懷奇抱智之士非少産也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自古及今先困戹而後隆顯者多矣豈獨一睢哉

石瀆子曰瓠所以濟溺也然而以之載物則沉藥所以攻疾也然而以之養生則死是故管仲晏子之權謀用之於定霸足矣而終不可以圖王張湯趙禹之文法用之於擿奸幾矣而終不可以厝理

石瀆子曰物之貴賤在人而人之貴賤在已昔晏子之告

曾子曰今夫車輪山之直木也良匠揉之其圓中規雖有槁暴不復嬴矣故君子慎檃括和氏之璧井里之棄也良工修之則爲存國之寶故君子慎所修今夫蘭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縻醢而價匹馬矣非蘭本美也所蕩然也願子之必求所湛也嬰聞之君子居必擇居游必就士所以辟患也汨常移質習俗移性不可不慎也此貴賤在已之説也

蟺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然婦人拾蠶而漁者握蟺曾不爲意利之所在皆爲賁育矣今夫穢人之所甚惡也夔穢者得財而人之於賄也兢兢焉棺人之所甚忌也夔棺者得官而人之於官也兢兢焉皆拾蠶與

握蟺之類也彼濵死而知蓄財之禍臨刑而思牵犬之樂
何及哉
味之美者洞庭之鱄東海之鮞和之美者陽濮之蕢招揺
之桂衣之美者吳之纖羅蜀之文錦色之美者鄭之閭娵
衛之曼姬珍玩之美者南粵之珠貝交州之犀象士之美
者仁義之鴻儒道德之王佐故苟可以飽雖無異味無害
於其口苟可以溫雖無麗服無害於其體苟可以娛雖無
豔色珍玩無害於其目惟道德仁義之人不至則百慮交
作四體不寧而國之危如累卵矣是故秦帝之阿房不如
堯之土階齊景之美服不如禹之惡衣齊桓公以管仲則
治而以易牙則亂唐明皇以姚崇宋璟則治而以李林甫

楊國忠則亂

石濆子曰貪也者其殺身之阱乎貪色死色貪酒死酒貪盜死盜貪鬬死鬬貪獵死獵貪漁死漁此人情之所共明也貪祿死祿貪位死位貪權死權貪賄死賄貪名死名貪計死計此人情之所易曬也是故商鞅之車裂也黃歇之剌死也主父偃之夷僇也石季倫之滅亡也崔浩之族誅也大夫種之賜劒也此豈其智之弗明哉情有所曬而弗能忍耳猩猩獸之好酒者也大麓之人設以醴尊陳之飲器小大具列焉織草爲屨勾連相屬也而置之道旁猩猩見則知其誘之也又知設者之姓名與其父母祖先也一一數而罵之曰奴欲害我乎巳而謂其朋曰盍少嘗之愼

毋多飲可矣相與取小器而飲罵而去之已而取差大者而飲又罵而去之如是者數四不勝其唇吻之甘也遂大嚼而忘其醉醉則羣譏嬉笑取草履而着之麄人追之相蹈藉而就縶無一得免焉其後來者亦然夫猩猩智矣惡其為誘也而卒不免於死貪為之也於乎古今之死貪者多矣豈獨一猩猩哉

季氏之專魯不在昭公之逐而在於文子恭儉之日田氏之篡齊不在簡公之弒而在於桓子厚施之時故曰兵莫憯於志干將為下

古之善興功者脩脛者使之踏钁强脊者使之負土眇者使之准傴者使之塗各有所宜而工役齊矣古之善治民

者士不得離於學農不得離於田工不得離於肆商不得離於市各安其業而民志定矣

治已者脩小節用人者貴大畧故崑山之王不留塵垢丹穴之鳳不爭腐鼠貞士以之牛蹄之涔不能生鱣鮪而蜂房不容鵠卵當國者審之陳仲子立節而餓死接輿逃楚聘而易姓名申徒狄抱石而沉於河鮑焦棄疏而立槁此潔志行而忘功名者也顏啄聚梁父之大盜也而爲齊忠臣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而爲文侯師孟卯妻其嫂有五子焉相魏以寧其危而解其難景陽淫酒被髮而御於婦人威服諸侯此屈小節以伸大畧者也故守已欲嚴而用人欲廣忠恕之道也

人事林

楚州犂伯善相人國人尊之擬諸姑布子卿襄王召而問之曰朕聞荀卿非相以爲古之人無有也今子之相以何術而神乎州犂伯曰臣非能相相也能相人之行也其人敦厖質厚者富其人弘毅疏通者貴其人豈弟寬舒者壽其人靜嘿溫良者安然而有不然者則什而一二矣其人譎詭佻撻者貧其人曲鄙黙濫者賤其人蕩散弦暴者夭其人險側刺銑者危然而有不然者則什而一二矣故臣之相人也望其顏色聽其論詞察其履行審其交游覘其父子兄弟則美惡之情判矣是故吉凶脩短可得而定矣[illegible][illegible]居而已也則堯長舜短禹跳湯偏皐陶色如削瓜伊

尹面無須麇傳說身如植鰭周公體如斷菑將以何相斷之乎故臣非能相相也能相人之行者也

桐溪公子學釣於碣洋老人凡三年而辭歸碣洋老人曰子其盡釣之道乎夫釣不以手遇而以目遇不以目遇而以神遇者也若沉若浮若來若去若存若亡若取若棄魚之遊也其臻臻乎而喁喁乎而潑潑乎有所至有所不至有所疑有所不疑凝吾之精平吾之氣而委隨以需之釣以魚而不以我者也然吾更有以語子欲其多獲也置寡焉欲其大獲也置小焉無所不獲者則無所獲而已矣桐溪公子如言而往無不得意焉一日得鯉魚長九尺大五六圍鱗鬣金映將烹之其夕鯉見夢曰子自以爲得釣之

道也而我以子爲非得釣之道也夫善釣者求人之所不爭取天之所不禁是以利厚而名全焉堯舜以德釣民湯武以仁義釣天下孔子以道釣千萬世皆是道也而後之人莫知之孫吳以兵革釣蘇張以口舌釣申韓以刑名釣陳平以陰謀釣莽操以詐逆釣其得之也喉吻未膏而敗不旋踵是釣禍而不釣福者也今我與子皆天地之生物也素非有憾也而以詐取之必欲磔其肩脇碎其尻腦齰脂膋而飽焉殘忍日甚而愆孽滋豐天其終釋誅乎桐溪公子竦而大懼出鯉而浮之江折竿毀綸絕不復釣

養生者未必得生而君子之於養也兢兢焉不敢輕父母之遺體也修德者未必得福而君子之於德也兢兢焉不

敢褻天地之降衷也然無伐天和則疾疢不作無反天常則裁害不逢此其常也有不然者則定命之不移者也故文中子曰北山黃公其善醫也先寢食而後鍼藥汾陰侯生其善筮也先人事而後說卦

鑒戒林

齊有大駔積貨如山堆金成丘富踰高國益務侈靡以逞其欲食客且數千人其一人尨爲愛幸憂其主之弗瘳也從容說曰以僕視君宜無弗得意者僕請爲君致崑崙之玉合浦之珠以飾宮室帷帳縱橫相錯熠爚有光君其願之乎曰幸甚曰僕請爲君致蜀都之錦吳肆之羅西域之文罽南夷之刻鏤以備後宮之用君其願之乎曰幸甚曰

僕請爲君致燕趙鄭衛之女皙如白台美如曼姬以薦御寢席君其願之乎曰幸甚曰僕請爲君求西旅之獒百越之鷹渥洼之神馬以馳騁田獵之樂君其願之乎曰幸甚曰僕請爲君易楹柱以楠檀施杙桷以文繡金之玉之丹之漆之儼若蓬萊之宮君其願之乎曰幸甚曰僕請爲君徵歌舞于四方咸池承雲九韶六英日以娛其耳目君其願之乎曰幸甚曰此皆君之所易具者也然僕復有請焉王巵而漏可以盛水乎曰不可三寸之管而無當可以實粟乎曰不可曰然則君之所欲非直漏巵與無當之管也竭君之水不足以充之竭君之粟不足以實之君其得無悔乎主人審思而應曰微子之言僕死且不寤敬聞命矣

乃散遣賓客盡變奢靡之行

或問今之毀譽有因乎曰毀無端也譽無端也安得謂之有因曰然則無因乎曰毀者人也毀人者亦人也譽者人也譽人者亦人也安得謂之無因曰蕢廡而謂爲旦奭也隨夷而謂爲盜蹠也其有因乎亦無因乎曰有因也亦無因也子不見夫物乎謂鷺之爲鵠猶可也而今謂烏之爲鵠也謂驢之爲馬猶可也而今謂鹿之爲馬也此以爲有因乎然人以爲鵠也從而鵠不復知其烏也人以爲馬也從而馬不復知其鹿也此以爲無因乎豈惟物哉閭須白台天下之美麗也而或以爲嫫母也曲逆處子天下之陋惡也而或以爲施嬙也人妍則妍人媸則媸此非容之有

變易也人心回惑而視聽之不審耳是故君子之處世也
能爲旦奭而不能必人之不蜚廉能爲隨夷而不能必人
之不盜蹠毀也譽也又何計焉

或問於公孫咸曰爲善而得禍有諸曰有之曰爲惡而蒙
福有諸曰亦有之然則福善禍淫之說抑又何也曰天地
有常位而有時乎塞也謂塞者其常乎位者其常乎日月
有常明而有時乎蝕也謂蝕者其常乎明者其常乎是故
腴田沃壤樹之五穀則生樹之蘭蕙則生樹之松栢則生
樹之桃李則生其長養必茂其成實必蕃此非其種之獨
異也亦非有異術以灌溉之也所因然也若磽田瘠鹵則
異是矣其樹之也未必能生也其生也擁腫拳曲末不中

於材粃稗粗糲穀不登於豆此非其種之獨異也亦非耕溉之不力也所因亦然也是故積善之家猶之腴田沃壤也雖有不昌焉者鮮矣積不善之家猶之磽田瘠壤也雖有昌焉者亦鮮矣是故鄭罕氏之後亡也宋樂氏之以宋升降也此福善之徵也鄭伯有之死于羊肆也子皙之尸於周氏之衢也齊慶封之戮於朱方也楚費無極與鄢將師之滅族也此皆禍淫之徵也

或問於嚴君平曰壽夭禍福可前知乎曰可曰夭可使壽貧可使富賤可使貴乎曰不可文帝不能富鄧通貧安可使富也武帝不能侯李廣賤安可使貴也良醫之子多死於病良巫之子多死於鬼夭安可使壽也然則子之爲人

下也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悌與人臣言依於忠抑又何也曰良農不以水旱廢耕良賈不以折閱廢市是故績學修行能爲可貴而不能必貴也然而貴常在我矣勤生嗇施能爲可富而不能必富也然而富常在我矣節性葆和能爲可壽而不能必壽也然而壽常在我矣是故君子而貧賤命也使其爲小人焉昏夜乞哀猶然貧賤也幸而爲君子則其自取也小人而富貴亦命也使其爲君子秉義持禮猶然富貴也不幸而爲小人則亦其自取也

離舒謂禹徵仲曰天下有至險子知之乎禹徵仲曰嘗聞之矣羊腸之坂九折車不得遵軌馬不得舒銜仰睇則目爲之眩俯矙則神爲之悸斯至險乎曰非也太行之山丹

壁刺天絶嵾千丈妖草怪木之所蓄陰雲夏雪之所積猛獸不能宄其腰飛鳶不能造其腹斯至險乎曰非也呂梁之水懸崖千仞巨瀉雷奔而劍石巉巖驚濤矢激而漁人股慄斯至險乎曰非也溟渤之波澒洞浩漾黃流浴日怒沫舂天鶤鵬蹩裂其側蛟龍蕩射其前沿渦則舟不能出觸礁則技不得施斯至險乎曰非也曰藏鈹魚膾伏甲樂宮禍機起於造次生死變於須臾斯至險乎曰似矣而猶未也曰然則何以明之曰弄威福以亂刑誅至險也甚鬼蜮以施毒螫至險也設機阱以陷無辜至險也張罝網以弋貲貨至險也蜜口劍腹賊人而人不知至險也有一于斯猶懼賢良之屛跡也而况兼而有之乎

玄冥子曰今天下之妖有五而物妖不與焉刻鏤土木以爲果餌禽蟲飾之丹青加以金繒主人糞除而陳之雜沓賓筵粲爛室庭可悅而不可啗此之謂食妖輿隸而首縉紳之冠臧獲而被綺縠之服男子之帽高倍其面婦人之衣長掩其裳金織施於絺綌藻繢加於廁牏此之爲服妖道德不師周孔文章不則六經勦佛老以爲博逞鉤棘以爲奇以徑超頓悟爲絕學以博聞廣見爲習迷穿鑿經傳非毀程朱此之爲學妖峻刑罰以漁貲飾虛文以賈譽縱豪右而剝善良踈縉紳而狎徒隸以寗郅爲豪雄鄙龔魯爲寛縱薄循吏爲孤介譽跖蹻爲才諝官以賄遷罪以貨免此之謂政妖冠裳而禽犢骨肉而仇讐弱者爲鬼蜮強

者爲豺狼對門相盜親戚相暴上下相欺父子相疑反表以爲裏訕白以爲黑此之謂俗妖五者繁興莫或變革將風俗日頹而治理日數國之灾極矣彼草木禽蟲之妖又何足以爲異乎

博志林

人情貴鵠而賤鷄鷄近也貴犀象而賤馬牛馬牛近也惟人亦然寺隣之人不重僧而野人重僧非僧之教行於野人而不行於隣人也野人遠而隣人近也廟宿之丐不畏鬼而社哄畏鬼非鬼之靈能威於社哄而不威於宿丐也社哄遠而宿丐近也惟賢亦然秦始皇重韓非恐其不得見也非既至則聽讒而誅之漢武帝重相如恨不與同時

也相如既至則踈而遠之惟文亦然蔡邕得王充論衡而寶之秘不以示人世遠故也張竦得楊子雲太玄法言不肎一觀與其人比肩故也

山之怪曰魑物之怪曰魅土之怪曰羵羊水之怪曰罔象木之怪曰畢方火之怪曰遊光金之怪曰清明人亦有之嬌奴倭婢讒間骨肉此一家之怪老胥猾史弄法舞文此官府之怪受賕骫法變亂彝常此臺省之怪奸闌出入與虜爲市以敗爲勝以功爲罪此邊鎮之怪倒持泰阿竊弄威福陽施陰設忠佞易置此朝廷之怪天下有道則衆怪潛伏天下無道則衆怪繁興有家者不脩其德有國者不修其政而欲怪之無作不可得已

古之善相馬者寒風是相目齒麻朝相頰子女厲相目衛忌相髭許鄙相脘投伐褐相胸脅管青相膹胳陳悲相股脚秦牙相前贊君相後凡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良工也見馬之一徵也而知節之高卑足之滑易材之堅脆能之長短其術不同其于知馬一也人亦有徵相人者或以洞徵察幽或以應變不滯或以博物洽聞或以強幹辨治或以飭躬匪懈或以執節不回或以敦行孝弟或以守道嫉邪或以臨財介潔或以憲古立言其道不同其于知人一也

學之於人大矣善學者以一日兼十日以一年兼十年以一人兼十人不善學者反是故騏驥天下之疾走也一日而千里若伏櫪而不馳則遊蟻過之矣鵾鵬天下之捷飛

也瞬息而千里若戢翼而不奮則鷃鸛過之矣士人之學何以異於是昔甯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歲人將休吾將不敢休人將臥吾將不敢臥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夫矢之速也而不過二百步止也步之遲也而百舍不止也以甯越之材而久不止其爲諸侯師豈不宜哉今人之爲學也人未休而先休未臥而先臥恃美質而耽安安此猶迅矢之止於百步者也欲免終身之勞得乎

燿蟬者務在明其火非不愛火也所以疑而致之也釣魚者務在芳其餌非不愛餌也所以誘而利之也沐者必墮

髮而沐不爲止以所去者少而所以利者多也嬰兒齰齊
則疾號而齰不爲止以其所小苦而易其所大便也兕虎
在於後隋侯之珠在于前而弗及掇非不愛珠也先避患
而後就利也逐鹿者不顧兎非不欲兎也以鹿之爲利大
也决千金之貨者不爭銖兩之利非輕挶銖兩也以千金
之貨重也

古之聖人多矣或以德聖或以才聖或以藝聖神農聖於
藥黃帝聖於兵后稷聖於耕垂聖於工夔聖於樂大撓聖
於曆蒼頡聖於書巫咸聖於卜師曠聖於音奕秋聖於奕
養由基聖於射易牙聖於味扁鵲聖於醫九方皐聖於馬
造父聖於御風胡聖於劒之數聖人者其大小不同其偏

全不同其貴賤不同其聖於藝一也
貍頭愈癙鷄頭已瘻䖟散積血斵木愈齲此類之相推者
也鵲矢中蝟爛灰生蠅膏能殺鼈漆見蟹而不乾此類之
不推者也厲利劍者必以柔砥擊鐘磬者必以濡木轂強
必以弱輪此不相類而相濟者也陶人棄索而車人掇之
屠者棄銷而鍛者拾之醫酺在頰則好在顙則醜繡以為
裳則麗繡以為冠則譏此有所宜而有所不宜也胡人見
黂不知其可以為布越人見毳不知其可以為旃此有所
通而有所不通也鐵不可以為舟木不可以為釜鉛不可
以為刀銅不可以為弩此有所適而有所不適也
埏埴以為器窬木以為舟鑠鐵以為刃鑄金以為鐘因其

質也駕馬而馳服牛而耕鷄以司夜狗以守門因其性也是故聖人之治天下也非能強人之無也因其所固有者而已矣禹鑿龍門闢伊闕決江濬河東注之海因水之流也后稷墾草發菑糞土樹穀使五種各得其宜因地之勢也后夔作樂伯夷與禮義和授時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夫婦以交朋友相生相養相使相事賞以勸善罰以禁奸皆因民之欲也

小人之欲殺君子其常也然有幸而不死有不幸而死則天也故公孫弘擠董仲舒相膠西盧杞使顏真卿諭李希烈李逢吉遣韓愈如叛藩呂夷簡誘富弼往契丹蓋皆欲殺之也其後三子皆免而真卿獨死天也若漢末諸賢死

於黨錮之禍唐末諸賢死於甘露之變皆天也秦檜將終猶起大獄惡張浚李光胡寅等五十三人異已謀欲殺之會檜死而諸賢不及於禍亦天也然則君子之處小人何如得去則爲否之君子儉德避難不得去則爲遯之君子不惡而嚴此明哲保身之道也故古之人臣殺其身而有益於君則爲之若主昏政亂權姦虎噬而欲以口舌救之無益於君而駢首就戮是非智者之所爲也

昭諭林

畏途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出爲欲全其生也今夫麗容澤體衽席之畏途能殺人甘口潤喉醪醴之畏途能殺人丘金積玉貨財之畏途能殺人逸

鶩長驅輿馬之畏途能殺人便佞善柔交游之畏途能殺人薄功厚享祿食之畏途能殺人乘高攄危官爵之畏途能殺人高談哆議口舌之畏途能殺人辨駁刺譏文章之畏途能殺人宴安酖毒居處之畏途能殺人知戒其一而不知戒其十知盛卒徒之防而不知嚴心志之防往往隕身喪家而莫之或戒也可謂智乎

人情莫不畏患而不知所以備患患之所由生也莫之有端也患未生也而圖之雖中人猶能致其力患已至也而救之雖聖智莫能運其籌自古及今其已事可睹也是故江水之始出於岷山也可褰裳而越也及乎濫瞿塘下洞庭鶩石城經丹徒洪波浴日巨浸舂天雖起三軍之衆弗

能禦也鴻鵠之未孚於卵也一指之可蔑也及其筋骨之已就而羽翮之所成也則背負青天膺摩赤霄翱翔乎忽荒之上彷彿乎虹霓之間雖有勁弩微繳蒲且子之巧亦弗能加也是故君子為善若恐不及備禍若恐不免蒙塵而欲無眯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

知道者不惑知命者不憂故君子之為善也不能使福必來其不為非也不能使禍必不至福之至也非其所求故不伐其功禍之來也非其所生故不悔其行昔孫叔敖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所自致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已之罪也彼賁嬰失勢取禍於枕根賈誼長沙傷生於鵩鳥其亦異乎孫叔敖之為矣

井之冽也爭飲之其垢也人棄之花之鮮也爭翫之其悴也人猒之紵之弊也不如布絲之汗也不如麻文冕之禿也不如縞冠繡裳之黦也不如褐羅膾炙之腐也不如畦蔬秬鬯之臭也不如村酤是以君子貴於日新也

假喻林

玄符子曰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無功而有厚祿三危也昔王黼爲相當宋之全盛寵倖冠於一時窮極富貴置大榻於寢室用金玉爲屏綺翠爲帳環以小榻十數擇麗人而居焉恣爲淫樂日夜不已所知或規之曰此危道也不見夫所謂飛蛾者乎粉羽翩翩飛繞燭上以物驅之旣去復來如是者或五六或七

八終於隽首爛額必期於死又不見夫鷦鷯乎掠茅莠以爲巢綴以絲麻房戶甚飭也懸於蒲葦之上自以爲安矣一旦振以飄風枝折巢敗能無隕乎今君之所托不異蒲葦也聲色之害不啻膏火也而乃日祟而不已欲無及得乎不聽未幾而禍作身首異處併㓕其家

買馬者不論馬之才力而以色物毛澤爲議則過都歷塊之足不至矣售玉者不論其廉直溫粹無瑕者而以大小徑廣爲議則連城傳國之寶不至矣論士者不以九德六行而以言貌爲議則伊尹仲山甫不立於朝矣方小人之求進也竊廉潔之行襲忠信之名匿情市譽以幸其一售及其蒙寵倖而據要津也則志意遂移而故態盡見寧復

有前日之修飾哉是故鳩傳隼翼其類則似也而其質則非也羔披豹皮其表則似也而其裏則非也稗之主於麥田也猶然麥矣穗之見也而後知其非麥芟而去之不亦晚乎

用有所宜有所不宜物之情也智有所至有所不至人之性也劍戟不長於縫緝而可以剸牛馬刀剪不可以剸牛馬而長於縫緝小大之用殊也銅皆出於石鑄彝鼎則貴鑄錢鎛則賤絲俱生於蚕作繒則賤作錦則貴精粗之用殊也釜槩之於量也不能以容其所不受尋墨之於度也不能以及其所不至盈縮之用殊也人若嗜腐則熊掌不以爲美人若逐臭則芝蘭不以爲芳好惡之情殊也寸鮪

沉溢於蹄涔之中則謂天下無四海之廣芒蝎宛轉於果核之内則謂天地無八極之大通塞之性殊也故惟聖人能以一心觀萬心以一身宰天下

操行林

或謂河汾子曰吾子明天人之紀修帝王之道自以爲侔伊吕而薄管晏矣今三光不明四極不立烝庶皇皇弗克朝夕柰何不建只尺之勲而徒事於簡編之論述乎河汾子黙而不應久之對曰夫人有所能亦有所不能此其罪不在我矣今夫千鈞之石置之峻坂之上一繩可以下九仞而頓之於平陸則百人亦不能舉矣萬斛之舟遡於滄溟之中片帆可以去千里而蕩之於汙池則只尺亦不能

旋矣故烏號之弓不能無弦而射萬石之鐘不能無棖而鳴勢使然也管仲可以霸齊而季友不能以強魯傅說可以昌殷而孔子不能以興周亦各有所遇耳何獨至於予而疑之

君子遇君子則引類而升幸其相濟也小人遇小人則張牙而噬惡其軋已也故商君暴矣而公子虔殺之穰侯寵矣而范雎擯之李斯智矣而趙高戮之武安善魏其而卒誅魏其惠卿附安石而卒傾安石此非當前者智之不足也恣雎以逞而不知人之議其後也其在後者亦非有不釋之讐也爭食則信爭巢則搏而勢不相容也故蛇食百物而蝍蛆能洩其腹蝍蛆食蛇而蝸牛能醢其軀是皆以

毒相勝者也

華都子謂玄冥先生曰蓋聞神霄須二耀以揚光后土待四瀆以導滯故華蟲藻火必資五色之章咸夏韶英必合衆音之奏今天下一統萬國咸賓天子懷側席之慕宰相効推轂之誠而子乃竄蟄岩壑采擷松苓執匹夫之諒節而忘達人之遠圖不已過乎且鸞鳳不翔乎太清麒麟不步於靈囿又惡覩文章與瑞應哉先生曰胡然哉瓦釜不以代犧尊燕石不以充圭璧器不相爲用也藜藿不以爲鼎實毛罽不以緝袞物各有宜也頑夫固陋托跡丘園久矣野食於豐草之中逍遥於長林之下木石之與居麋鹿之與友豈知有所謂旂常鐘鼎者哉若使矯翼天衢希

光紫闕是使魚目竊價於隋珠而駑駘逐步於絶影也㢋將及乎且子獨不見河干之樹乎舟檣墨其枝洪濤蕩其根而童豎又折以爲鞭箠此非與人有仇怨也蓋所居者然也華霍之檀欒嵩岱之松栢下根通黄泉上葉干青雲猿狖巢其巔而虎豹窟其㢝千秋萬歲不逢斧斤之患此非與人有親愛也所居亦然也僕雖不敏安能舍靈龜而與雞鶩爭食棄隆幹而與舜華比榮乎

有學於鬼谷先生者問曰學之道何先曰事神爲先其人乃日走祠廟求神而事之立如齋坐如尸潔齋敬禮無不至也先生曰子之爲此誤矣吾所謂神非冥冥之神也方寸之謂也今夫足履平地徑咫而廣半互而進之無弗適

也若置榱桷於平地乘而履之則兢跪而不安移而梁之澗谿越者必汗溢氣奪股慄毛寒叉移而架之不測之淵臨而擬之身足皆廢夫步武之地不過容足夷險何與焉而安危相判者足無改而神有變也貫蝨承蜩操舟運斤非有絶人之巧其神一也醉人不懼其神全也達人不礙其神圓也至人不憂其神安也神人不測其神運也子能守爾之宅凝爾之神則臨淵而渡谿不疑矣又何夷險之能變哉

山致其高而雲雨興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功名顯焉誦說堯舜致謹一介伊尹之所以致其道也仰思繼日夜坐待旦周公之所以致其道也下帷發憤

足不窺園董仲舒之所以致其道也傭身都養講業授經兒寬之所以致其道也高臥南陽不求聞達諸葛孔明之所以致其道也是以功顯天下而流譽丹青豈一朝夕之故哉今刀未習操也而臨俎以割藥未識方也而見病則療以美錦而學製衣以良玉而學治器鮮不敗矣又何功名之有哉

玄符子曰甚哉世之衰也家有市而國都不與焉莫親於父子而以失業相怨莫懿於兄弟而以氣勢交陵莫昵於妻妾而以豐約爲悲歡莫狎於奴僕而以盛衰爲向背又何駔儈之足云乎故遨不治田嘗見誚讓矣身爲天子而與仲比力乃翁親執掃除之役此父子之市也結髮游學

四十餘年身不得遂及爲齊相遍召昆弟數之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今吾相齊迎我或千里乃與之絕毋復入門此兄弟之市也賣薪自給耻而乞去出守會稽而夫妻伏謁道左隨以詣郡此妻妾之市也從游至燕噲不得意欲去易水之上者數矣既其貴顯賜金不及而自言此奴僕之市也於乎世之不爲此輩者少矣一家尚然又況責之交游之末乎彼魏其之引繩批根翟公之書門洩憤亦淺之乎爲見者也

國事林

古有言曰仕有五瘴急催暴歛剝下奉上此租賦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之瘴也昏晨酣燕廢閣王事

此飲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也盛選姬妾以娛聲色此帷薄之瘴也此五瘴者今之士人率多不免然又有五瘴焉奴顏婢膝佞訣百端顛倒可否以希意旨此事上之瘴也以便嬖爲心腹以漁獵爲股肱而舞文弄法之徒蟠結左右此馭下之瘴也掊撼休廢曰不畏強禦引掖刁惡曰扶植善良是非不白而勸懲不行此沽名之瘴也以官府爲傳舍以羣黎爲胡越突尚未黔而苞苴是營結納權貴以求遷陟此干進之瘴也陽予而陰奪朝令而夕更令甲不遵鈎稽不容而吏胥得以操縱其間此政令之瘴也十者不除而欲民之能安政之無僻不可得也

漢宣帝綜覈名實厲精圖治羣臣往往有得罪者一日謂魏相曰朕方宵衣旰食與公卿共圖治理而績効不宣罪辟踵至則臣下負寡人也相稽首而對曰臣聞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簡拔賢俊而委任責成未聞人主自以其身參之者也制命在上動輙掣肘其何績効之能圖故拘烏獲之臂銖兩不能勝矣掩離婁之目嵩岱不能覩矣絆騄耳之足尋丈不能發矣斷鴻鵠之翮藩籬不能奮矣是非凡衆之所共知者乎臣又聞舟之浮水也欲其木之厚也車之行陸也欲其輪之堅也不堅不厚工之罪也堅矣厚矣而石擊敗輪水戾破舟此非工之罪也陛下用人亦察其用心而已矣奈何以水石罪人哉

天不惟和風甘雨瑞雪慶雲而霜雹降焉地不惟五穀桑麻而荑稗稂莠生焉山林河海不惟龜龍麟鳳而鴟梟豺狼鯨鱷出焉古今豈有無小人之國哉然善理陰陽者霜雹不害善治稼穡者稂莠不害德及禽獸者豺狼鯨鱷不害何故至於人而疑之故上有堯舜則四凶不能肆其惡上有成王則武庚不能成其亂上有昭帝則上官桀不能挾其詐上有文皇則宇文士及不能售其佞譬之六轡在手而操縱自如寧有僨轅而敗轍者乎苟無以御之而曰小人之不可驅除也則何以代天理物爲哉

醯不與蚋期而蚋自集腥不與蠅期而蠅自集權倖之門不與奸佞期而奸佞集方其挾薰天之勢張震主之威欣

喜則白骨生肉叱咤則陸地成淵奴顏獻諛駔儈可以乘軒狐媚售奸金王可以丘槩是以險壬之徒肩比踵接以求其所欲而權倖亦利之猶之蛩蛩距虛相依以爲命而不可解者也昔秦檜之當國也柄持泰阿以奔走天下時曹冠以教授爲門客王會以婦弟爲親客郭知運以讒譖爲逐客吳益以愛婿爲嬌客施全以劇辯爲俠客李季以設醮奏章爲羽客龔釜以治產爲庄客夏褀以出入房闥爲狎客曹詠以獻計取財爲說客此九客者縉紳切齒道路側目而檜方恃爲心腹爪牙此高宗所以失政而宋室終於不競也

好尚林

或謂玄谷先生曰蓋聞鵾鵬不戢翼於榆枋神龍不僂身於汙澤物各有所托也蟄虫以春而啓戶蟪蛄以秋而揚聲時各有所乘也今海内昇平豪儁競騖丙魏推轂則台閣同升金張借譽則青雲立致厚貨朝入跛鱉可以遊康莊寶賂通宵氷淵可以轉暘谷今吾子懷經綸之具蘊黼黻之章乃踽踽自好匿身隴畒甘雕蟲之小技而棄閥閱之鴻勳習斥鷃之卑棲而虛廟堂之榱棟意者其有遺慮乎竊爲子羞之先生曰吾子之言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他者也今夫和璧天下之至寳也強以自獻刖斯及之矣閭娵天下之美麗也不媒而嫁衆斯賤之矣且夫名之與身將孰親乎身之與貨將孰多乎如枉巳以殉名亡身以

殖貨是以隋侯之珠而彈千仞之雀也取之者輕而棄之者重能不爲世人之所嗤乎

腹不飽詩書謂之餒目不接聖賢謂之瞽耳不聞善言謂之聾身不遠聲色謂之穿行不脫凡俗謂之痼此數者士人之大戒也昔張儀蘇秦同志好學迭剪髮而鬻之以相養或備力爲書或假食于路遇見墳典途中無所題記則以墨書掌及股夜還而寫之折竹爲簡剥樹皮編以爲書帙以盛天下良書鬼谷子見而異之乃卒以其術干諸侯震動天下夫二子學從横之術而猶勤苦若是而况於學聖人之道者乎一暴而十寒翹首而望洋吾未見其有成也

有士人昔志修行不殺生蟲不踐生草夜則焚香祝天久

而不懈一夕方焚香忽聞空中神人曰帝閔汝誠問汝亦有何欲答曰惟神之命神人曰吾欲使汝華池彌望芳苑連阡車馬如水僕從如雲以逞遊觀之樂何如曰不願也吾欲使汝積金成丘累玉為阜囷庾連屋錢緡貫朽惟子之所需何如曰不願也吾欲使汝丹楹畫棟綺服羅緯歌鐘與塤篪迭奏舞女與優戲雜陳以娛妻妾以悅賓客何如曰不願也吾欲使汝紆紫綬佩金符旌旗前導騎卒交馳威靈肅於列郡號令振於方隅何如曰不願也吾欲使汝乘文軒曳玉珮劒履行於殿陛班行冠於百辟何如曰不願也然則子有何欲曰小人志不在大但願寒不失衣饑不廢食入山而樵入水而漁以泉石為圖畫以巖穴為

軒楹以清流爲甘醴以風月爲良朋出無追呼之擾入無
愁咨之聲逍遥客與以終吾之身不亦可乎神人大笑曰
子之所求乃上界神仙之樂汝何得而有之吾無以應子
之求矣無已則如前數者而取一馬吾當請命于帝矣
嚴君平賣卜成都有富人羅冲與之善問曰何故不仕君
平曰無以自發冲爲具車馬衣粮君平曰吾病耳非不足
也我有餘而子不足柰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有萬金
子無儋石乃云有餘繆矣君平曰不然吾前宿子家人定
而役未息未明而興晝夜汲汲未甞有足今我以卜爲業
不下床而錢自至餘錢尚有數百積塵盈寸不知所用此
非我有餘而子不足乎冲大慚退而嘆曰益我貨者損我

神生我名者殺我身終其身亦不仕玄寘子曰君平之論有餘不足旨哉其言之也不足而自足乃其所以爲足也足而不自足乃其所以爲不足也故披裘負薪而不拾道傍之金枵腹行丐而不食嗟來之食此不足而足者也季氏損公室以益私家董卓治郿塢以實寶貨此足而不足者也君平以百錢自足誠高矣乃若聞勞佚之喻而遽絶仕進之心羅冲亦賢矣哉

玄寘子退耕於野韜光歛跡影響不聞於人或嘲之曰吾以子爲賢者也而今則知子非賢者也夫珠藏而川媚玉韞而山輝美之不可揜也蘭蕙不以易地改臭金石不以積載渝堅性之不可變也今子誦説先王之道自負希世

之琭而乃托處山林混跡樵牧公卿無推轂之疏朋舊無問訊之書當道不以政事見訪俗士得以氣勢相凌意者猶有遺行乎玄冥子曰此非子所得知也倉庚鳴春蜩螗鳴夏蟋蟀吟秋蟻子戰陰物各有時也登高而建旗則所示者廣順風而奮鐸則所聞者遠非旗益明而鐸益響也所托則然也千鈞得船則浮錙銖失船則沉非千鈞輕而錙銖重也有勢之與無勢也吾子以炎凉之跡而為賢不肖之斷案則夷齊黜於盜蹠而尼父不賢於商君矣

或問於玄冥子曰今天下敝矣好惡不公而是非無定譽蹠蹻而詆隨夷妍嫫母而醜閭胥機阱隱於諛色干戈起於舌端變幻而詭隨者比比皆是也若之何無虞乎玄冥

子曰是奚患哉佞色不能悅堯之目淫聲不能入舜之耳人各有所志也莫仁於雨露而靡草夏枯莫厲於霜雪而松栢冬青物各有所植也是故氷可溶而不可奪寒火可滅而不可奪熱金可溶而不可奪重石可破而不可奪堅君子豐仁義之幹固禮義之防可生可死可榮可辱而不可以易一介之守彼習俗之風靡亦何與於我哉

人有言曰避禍不如避名息影不若藏形不取當時之名而得後世之名乃真名也斤斤徼當時之名禍且立至矣是故老聃潛身於柱史展季養德於士師莊周托跡於漆園韓康伯逃名於藥肆終無辱始邀難及矣越蠡激文子以肥遯留侯托黄老以辭榮亦其次焉范睢感蔡澤一言

超然高謝鄧禹見功臣多敗委遠名勢又其次也楊雄投閣而斃龔勝被徵而縊陳蕃李膺駢首就僇孔融禰衡羅死非命陸機齒劒於成都竇王被誅於武氏是皆徽當世之名者也

明術林

鼓宮而宮動鼓角而角動聲之相應也注水於地而流必先濕施火於薪而焚必先燥類之相應也山之雲草莽水之雲鱗鬣旱之雲煙火雨之雲濡絮氣之相應也故人與勤者處則偷怠之志消矣與儉者處則侈靡之志消矣與恭者處則傲慢之志消矣與仁者處則慼悍之志消矣此猶物之從其類也

凡學者定其業然後能專其心專其心然後能聽其說聽其說然後能習其藝習其藝然後能成其名昔造父始習於泰豆逢門始習於甘蠅御泰豆射甘蠅而不徒習以爲性者也習以爲性所以致遠追急也所以除害禁暴也如一以爲車一以爲舟一以爲奕一以爲繳則雖泰豆日授之繳甘蠅日授之矢亦何能傳其術乎

有道之士貴以近知遠以今知古以所見知所不見故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陰陽之變也見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魚鼈之藏也嘗一臠肉而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也如必升九天之上而後知日月星辰則乾象終不可測矣必履八極之遥而後知山川風俗則寰宇終不可紀

矣必與鴻濛盤古之人游而後知因革治亂則往代終不可迹矣是故君子不器

或論用相之道貴專乎曰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此專之爲害不可也曰然則貴參乎曰車無二御舟無二師此參之爲害不可也何以明之昔者高宗一用傅說而興般成王一用周公而安周此專用之爲利也齊湣王一用淖齒而殞身於東廟趙主父一用李兊而餓死於沙丘此專用之爲禍也成湯兩用伊尹仲虺齊桓公兩用管仲鮑叔夫兩用臣者國之憂則是成湯不王而齊桓不霸也齊兩用田成闞止魏兩用犀首張儀使兩用而皆利則簡公不弑而魏西河之外不亡也是故人君之御臣也不恃其不吾欺

也恃吾之有不可欺也不恃其不吾畔也恃吾之有不可畔也

御龍之智不能馴猿以禮神農之聖不能服豕而耕性有所不可變也合抱之松無庸於崢人之國如甕之繭見棄於躶體之邦用有所不可通也食人之虎不能吞一蝟牽羊之綆可以御九犍物各有所制也大明普照飂鼠惡其眯目毒霧揚氛輪蛇喜其得時物各有利有不利也騂騮騄耳以之運磨不若蹇驢之能干將莫邪以之刈草不若鈎鐮之利物各有宜有不宜也千斤之象不惴虎而惴鼠三寸之蝎不螙棘而螙松物各有害有不害也惟人亦然是故先王之為政也以人治人不以已治人以物制物不

以巳制物

砥石不利而可以利金檠不正而可以正弓此善用無用之物也拯溺者不以尋丈之纆索而以金玉決眯者不以毫末之藁針而以鏌鋣此不善用有用之物也以刖守門以宮守宮以眇視準以瞽審音此善用無用之人也以逢蒙御車以王良操檝織錦者使之鍛攻玉者使之圬此不善用有用之人也是故明王之治天下也其人與物非加益也能以無用爲有用也愚主之亂天下也其人與物非加損也妄以有用爲無用也

處世之道莫貴於無心莫不貴於有心故以鑑見醜則善鑑以人舉疵則尤人鑑無心而人有心也虛舟之觸褊心

不怒益以一人則忿而鬩虛舟無心而人有心也故天下非無信士也臨貨分財必探籌而定分以爲有心者之於平不若無心者也天下非無廉士也守重寶者必關戸而全封以爲有欲者之廉不若無欲者也

廣訓林

翟王使使至楚楚王誇使者以章華之臺高廣美麗無匹也楚王曰翟國亦有此臺乎對曰翟王茅茨不剪綵椽不刻猶以爲作之者勞居之者佚楚王大怍石祁子曰甚矣土木之足以亡人國也秦之二世隋之煬帝蓋可鑒也已盡天下之力竭天下之財山林不足於材木文石不足於礎甃金鐵不足於鈎攣陶冶不足於蓋覆丹青不足於縹

繪匠氏不足於雕鏤鞭笞殺戮日驅以從事惟恐其不給
也而不知咸陽之燼已伏於阿房之營四方之兵已聚於
離宮之構曾不得快心極意以娛耳目之好豈不大可哀
哉昔堯以土階而帝禹以卑宮而王漢文惜露臺之費而
致治幾於成康此萬世君人之法也
夫純鈞魚腸之始下型也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加
之砥礪利其鋒鍔則水斷蛟龍而陸剸犀象不難也明鏡
之始下型也矇然未見形容也及粉以玄錫摩以白旃鬢
眉毛髮可得而察也玉堅無敵鏤以爲獸首尾成形礛礑
之功也木直中繩揉以爲輪其曲中規檃括之力也夫人
心之虛靈非若唐碧直木也非若銅鐵之堅厲也彼以磨

礪櫽揉皆足以成器而况於人乎是故君子博文以廣識約禮以脩行去其偏駁全其神明則可以治人可以宰物可以贊化育可以參天地而天下之能事畢矣

國有四患外有疑相之臣臣有疑君之權內有疑妻之妾妾有疑嫡之子此四者國之所以危也秦之李斯漢之王莽此疑君之相也殷之崇侯虎秦之趙高此疑相之臣也周之褒姒晉之驪姬此疑妻之妾也周之伯服晉之奚齊卓子此疑嫡之子也此數君者不幸則國亡幸則國亂故曰並后匹嫡兩政偶國亂之本也

十里之間而耳不能聞帷牆之外而目不能見三畝之室而心不能知治天下者東至開梧南撫多顯西服壽靡北

懷儋耳而欲以一人之耳目心智周之不亦難乎故以天下之目視則明無弗見矣以天下之耳聽則聰無弗聞矣以天下之心知則智無弗達矣昔聖王之治天下也大撓作甲子黔如作虜首容成作曆羲和作占日尚儀作占月后益作占歲胡曹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儀狄作酒高允作室虞姁作舟伯益作井炎冀作臼乘雅作駕寒哀作御王氷作服牛史皇作圖臣彭作醫臣咸作筮此二十官者聖王之所以治天下也聖王不能二十官之事然而使二十官盡其巧畢其能聖王在上故也聖王之所不能也所以能之也所不知也所以知之也養其神修其德而化矣豈必勞形神而弊耳目哉

爲國者莫患乎有壅救弊者莫先於去壅是故百廛之市不畜噬犬八家之井不畜䑛牛以有壅也善賈者不壅其貨善田者不壅其禾善養生者不壅其氣善導水者不壅其泉至於爲治而可以壅其賢乎是故去讒遠色明目達聰衢室之問總章之咨一饋十起一沐三握皆所以防壅也彼周王之使監謗者鄭人之欲毀鄉校是惡其壅而窒之也庸將愈乎

夫君表也而臣則其影也君範也而臣則其器也直木無曲影欹範無端器理之恒也故君好聲則師曠子野至君好色則毛嬙曼姬至君好宮室臺榭則公輸王爾至君好良馬則黃戎盜驪至君好善御則王良造父至君好士則

伊傳周召至惟以理督責於其臣則人主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非可與爲直而不可與爲枉此二帝三王之所以成盛治也

物理林

山之雲也爲草莽水之雲也爲魚鱗旱之雲也爲煙火涔之雲也爲波水此言物類之各有所感也歲欲豐而甘草先生薺是也歲欲苦而苦草先生葶藶是也歲欲惡而惡草先生水藻是也歲欲旱而旱草先生蒺藜是也歲欲雨而雨草先生藕是也歲欲病而病草先生艾是也歲欲流而流草先生蓬是也此言物理之各有所兆也石濆子曰天之休咎也善惡恒以類徵世之否泰也災祥必有先見

觀於此而可知也
蛇化雉雉化蜃鱔化蛟蟻化駒魚化龍龍化魚鼠化鴽鴽化鼠龍化蛇蛇化龍雀化蛤蠹化蝶鳩化鷹鷹化鳩此以形類化者也絮化萍苓化龜橘化枳梅化杏莧化鼈樹化牛稻化蚕蔬化蝶腐茵化蜂腐草化螢濕麥化蛾朽木化蟬此以氣類化者也狐化男雌化雄豭化黿星化肉慧化胡肯化人雨化血地化毛此以災異化者也杖化龍鳥化凫人化羊星化豕井化酒几化麂杷化犬米化丹墨化雨此以妖術化者也形類也氣類也災異也天爲之也妖術則人也天之化常有而人之化不常有天之化十八九而人之化十一二或曰聖人何以不化曰詩書禮樂典章刑

政莫非化也聖人之化神於道而術士之化神於妖鳲鳩性一而慈祝鳩性一而孝烏得食而反哺鷄見食而呼羣騶虞不殺麒麟好生此物之有仁者也鷹能觸邪鷹不擊伏鶻縱煖爪之禽隼釋懷胎之鳥鴛鴦思偶而死獺赴類而斃此物之有義者也豺祭獸獺祭魚蜂蟻必宗其君雎鳩不亂其匹羔飲乳而必跪其母雉鳴鷕而必推其雄此物之有禮者也狼卜食向虎奮衝破蛇蟠向壬鵲巢面歲燕伏戊巳蝠忌庚申狨自斷其尾麝自決其臍羣鹿環角而外衛羚羊懸角而木棲鸜畫印而開穴鸛禹步而發蛇雁設奴而警察鷺偃絲而啄魚螳螂隱葉而捕蟬蜘蛛布網而籠蟲蝍蛆禁蛇蛣蜣轉丸溪鶩救邪蜾蠃祝子

狐聽氷䴔知雨此物之有智者也玄鳥以春分來秋分去
丹鳥以立秋来立春去伯趙以夏至鳴冬至止青鳥以立
春鳴立夏止此物之有信者也
石濆子曰甚哉似是之足以惑人也西方有獸名曰騶虞
其性好生出則天下偃兵人以其文之似虎也而遂以爲
真虎也南方有鳥名曰昭明其性好亂出則天下交兵人
以其羽之類鳳也而遂以爲真鳳也故王莽之謙恭似周
公矣而終以居攝篡漢安石之經術師孔子矣而終以新
法禍宋
雀性好淫名飲器爲爵所以爲飲戒也鳩食多噎刻老人
杖爲鳩所以爲食戒也鵲行不良借其字爲舄履之舄所

以爲行戒也鷩性耿介晝其形於衣所以爲節訓也飾嵒以饕餮貪之戒也飾簠簋以龜㕓之勸也
飾羊以爲虎其皮則虎也而其性則羊也接梅以爲桃其實則桃也而其味則梅也是故色厲者不免於内荏而論篤者未必爲君子
凾牛之鼎不可以烹鷄萬石之鐘不可以合舞柱之良也析之而司爨則不如赤棘矣蘭之香也刈之而飼牛則不如生芻矣明鏡便於照形其於以凾食也不如箪𧑞牛宜於廟牲其於以致雨也不若黒蜧
魚懷珠而鱗紫鹿戴玉而角斑含其美以自澤也蓬依麻而自直蔦附木而升高取諸物以自輔也

君子與小人處則小人勝而君子不勝一善噬而一不善噬也小人與小人處則必比而不相害非其性之忘噬也各忌其爪牙毒螫而不敢發也故蟾蜍食蝍蛆蝍蛆食蛇蛇食蟾蜍三物相值莫敢先動是亦騎虎之義不得下也

崑崙上薄穹窿下蟠厚地妖艸怪木之所蕃陰雲夏雪之所積仙靈蟄藏而寶藏興發跂行喙息翹肖蠕動之類不可殫而記也滄海之波瀕洞浩漾黃流浴日怒沫舂天萬川不能增其尋丈尾閭不能洩其一勺非不破舟殺物也而蛟龍黿鼉之屬蟻聚而蝨息焉以其有所隱也澧水之深千仞而不受塵垢投金鐵鍼焉則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鼈龍蛇莫之肯歸也是故石田不生五穀禿山不

游麋鹿以其無所隱也
蟲之衆也而不能無蛇虺毛蟲之衆也而不能無虎豹
此天地之沴氣也然置蛇虺於藪澤置虎豹於山林此天
地之義氣也今夫小人之生亦物之蛇虺虎豹也顧所以
置之何如耳若寵之以祿秩委之以要津是以虎豹蛇虺
而置之於通衢也能無唾而螫乎
馬以致遠牛以負重鷄以司夜狗以守門因其性也埏埴
以爲器斲木以爲舟鑄金以爲鐘鏄鐵以爲刃因其質也
陸處而耕水處而漁山處而樵谷處而牧因其地也水之
用舟沙之用鳩泥之用輴山之用蔂因其勢也
歐冶風胡干將莫邪所操各異其于善劒一也伯樂韓風

秦牙管青所相各異其于知馬一也汲水救火或以瓶瓮或以盆盂或以斗杓或以甕瓴盛水各異其於滅火一也伐木取材或爲輪輿或爲梁柱或爲棺舟或爲什器所用萬方其於適用一也

軸不運而三十輻各以其力旋以不動而用動也瑟不鳴而二十五絃各以其類應以無聲而使有聲也張琴者小絃急而大絃緩賤者勞而貴者逸也作樂者黄鐘疏而衆音繁卑者疾而尊者舒也

定制者狥禮而不狥情故弁冕衮裳可服而不可好也太羹之和可食而不可嗜也朱絃疏越一唱而三歎可聽而不可快也致用者貴實而不貴名故服劍者期於銛利而

不期於昆吾太阿乘馬者期於千里而不期於黃戎盜驪鼓琴者期於鳴廉脩營而不期於濫脅號鐘

城峭必崩岸峭必陀丘阜不能生雲雨涔水不能生魚鼈故邃谷長林非爲虎豹也而虎豹棲焉叢木茂枝非爲飛鳥也而飛鳥集焉大江淵海非爲蛟龍也而蛟龍藏焉

良馬啗粟一石飲泉一斛非潔清即不受介而馳初不甚疾也行百里而始奮迅行五百里而不起塵摅鞍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君子以之下馬者日食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踴躍疾驅百里力竭汗喘欲斃此其寡取而易盈好逞而易窮駑駘之才也小人以之

記述林

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彖之材即易之象也爻之效即彖之材也始終本末一以貫之矣如需之言須也而六爻之中須得其地與時則吉不得其地與時則凶比之言親也而六爻之中比得其人則吉比之匪人則凶豫一也而六爻之中當豫而豫則吉不當豫而豫則凶頤一也而六爻之中養得其正則吉養失其正則凶咸一也而得感應之常則吉失感應之常則凶遯一也而遯以其時則吉遯失其時則凶漸一也而進得其所則吉進失其所則凶艮一也而止其所止則吉止非所止則凶推之六十四卦莫不皆然執是以求之則

易之大義其庶幾乎

讀二典三謨則知禹之治不如堯舜之化矣讀湯誓泰誓則知武王之伐不如湯之放矣五子之歌其夏德之衰乎盤庚其殷道之衰乎呂刑其周道之衰乎

以文言之唐虞三代其以世而降耶蓋典謨之文明白易知夏猶承之至盤庚而始晦至周而大晦矣以治言之唐虞三代亦以世而降耶蓋堯舜之治專務德化禹猶繼之至商而禁興至周而禁密矣

詩小序不知何人所作然源流之所自葢遠矣但傳授不能皆真而詞旨時或小舛子朱子見其然也而率以義理駁正之雖疏釋詳明而戾于本旨者亦多矣是何也傳舊

者事多真而久或訛失者十而一二矣億斷者理雖精而事則否得者十而一二矣如執此而廢彼豈為善學者哉

胡文定春秋傳為宋髙宗而作也故其義一以尊君卑臣内夏外夷為主其有不能通者亦強而合之曰美惡不嫌同詞曰書之重詞之復其中必有大美惡存焉蓋至是而聖人之意鑿矣然詞嚴而義正事核而氣充宋之文吾必以是為首選乎

禮記雜出於漢儒而禮經淆矣　國朝以禮記列於學官用之取士而禮經亡矣昔子朱子慨禮經之淆也而為儀禮經傳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與他書言禮者為傳其於古禮蓋庶幾焉惜乎未成而卒而終之於門人之手遂使

後人不尊而遺經不復豈非斯文之不幸哉近若湛甘泉之二禮測亦可以相發明矣

虞氏曰禮記乃儀禮之傳儀禮有冠昏鄉飲燕聘禮記有冠昏鄉飲燕聘義以釋之盖儀禮周公所作而禮記則漢儒所錄亦儀禮之流也何以言之儀禮漢初巳行故高堂生傳之蕭奮蕭奮傳之孟卿孟卿傳之后蒼后蒼傳之戴聖二戴因習儀禮而録禮記故知儀禮之流也

賦以騷爲至賈董猶爲近之若三都賦吾無取焉詩以漢魏爲準晋猶爲近之若三謝詩吾無取焉

古詩若陶淵明六朝之冠也陳子昂初唐之冠也李太白盛唐之冠也然較之於漢魏則相去遠矣蓋漢魏之詩興

而厚三子之詩薄而流漢魏之詩婉而約三子之詩直而肆漢魏之詩比興無涯而三子之詩情神畢露其可比而同之乎求其庶幾者其阮嗣宗陸士衡乎若左思之咏史郭璞之遊仙又其次也

晋之文以二陸爲至然雲非機比矣唐之文以韓柳爲至然柳非韓比矣初唐之詩以燕許爲宗然張非蘇比矣盛唐之詩以李杜爲冠然杜非李比矣學者當自得之

言文者必稱韓而不知文之衰自韓始也言詩者必稱杜而不知詩之衰自杜始也是何也古人之爲文也吐詞爲經出言成章意不屬而自屬言不文而自文亦猶日月星辰之麗天也亦猶山川草木之麗地也至昌黎則造意續

詞安排布置殆如匠者之搆居室矣古人之爲詩也風雅頌以經之賦比興以緯之以道性情之眞以達風諭之旨如風之動物也如水之行地也至少陵則誇多眩奇羅網堆積殆如庖人之充俎豆矣後之法韓者不學其變化而專學其鍛鍊法杜者不學其宏博而專學其艱澁夫安得不弊乎

莊子襲列子而爲之者也呂氏春秋襲莊列左氏管子而爲之者也淮南子襲莊列文子韓非子呂氏春秋而爲之者也

伯牙鼓琴六馬仰秣瓠巴鼓琴游魚出聽誠乎琴也養由基射矢中石矢乃飲羽誠乎射也伯樂相馬所見無非馬

誠乎馬也庖丁解牛所見無全牛誠乎牛也夫誠乎技者
而猶若是而况誠於道者乎
先儒有言學者所以學處貧賤患難也若富貴利達則不
須學也惟聖人則異是矣是故文王演易於羑里忘其爲
羑里也孔子絃歌於陳蔡忘其爲陳蔡也此不學而能者
也顏子簞瓢陋巷而不改其樂原憲衣敝履穿而不困於
病夏侯勝坐狴犴而授尚書陸德輿謫忠州而作集驗范
忠宣竄永州而體貌益康程伊川貶涪州而容髮轉勝蘇
文忠謫惠州而濟施不倦張無垢謫南安而誦讀不輟此
皆學而能之者也然則富貴利達果可以不學乎曰此自
處困言之也其致則一也如弗學則誣上行私亂政虐下

将何所不至矣

人有以耳視者亦有以耳食者有以目行者亦有以目食者衣服未必稱於體也珎寶未必辨於目也聞人之所美而美之此謂以耳視也膏粱未必充於腹也調和未必適於口也聞人之所美而美之此謂以耳食也山川未之歷也宮室未之游也圖史之所稱而亦稱之此謂以目行也果餌之刻鏤無益於味也膳羞之朱綠無當於口也時俗之所珎而亦珎之此謂以目食也雖然此猶以形欲論也乃於道德仁義亦無不然不亦可哀之甚哉

楊文定公曰士君子一言一行無愧幽明然後無負於父母生身之恩又曰人必有躬行之實然後可以訓子孫故

不敬其身而能孝其親者未之有也不脩其身而能裕其
後者亦未之有也
脩爲之功其於接賓承祭也不待勉強也而施之於妻子
則忽矣操存之念其於應事接物也不易察識也而形之
於夢寐則眞矣故曰夜卜諸夢寐晝觀諸妻子蓋妻子旣
刑則修爲無所不至矣夢寐旣良則操存無所不至矣
書卽我也讀書所以盡己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邇之事
父遠之事君中盡人之性下盡物之性皆書之所具也亦
我之所具也故讀書所以求盡己也故曰萬物皆備於我
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此盡己之
謂也舍是而爲學吾弗知之矣

毀我者我以無毀勝之毀亦不甚害我者我以無害勝之害亦不甚可怒之事以不怒勝之怒亦自止可競之地以不競勝之競亦自消

百家類纂說林卷之十二

道家類總題

漢藝文志曰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爲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爲治

隋經籍志云道者蓋爲萬物之奧聖人之至賾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夫陰陽者天地之謂也天地變化萬物蠢生則有經營之迹至於道者精微淳粹而莫知其體處陰與陰爲一在陽與陽不二仁者資道以成仁道非仁之

謂也智者資道以爲智道非智之謂也百姓資道而日用而不知其用也聖人體道成性清虛自守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故能不勞聰明而人自化不假脩營而功自成其玄德深遠言象不測先王懼人之惑置於方外六經之義是所罕言周官九兩其三曰師蓋近之矣然自黃帝以下聖哲之士所言道者傳之其人世無師說漢時曹參始薦蓋公能言黃老文帝宗之自是相傳道學衆矣下士爲之不推其本苟以異俗爲高狂狷爲尚迂誕譎怪而失其真

宋蘇轍氏曰道家者流本出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清靜無爲爲宗以虛無應物爲用以慈儉不爭爲行合於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如是而已自秦漢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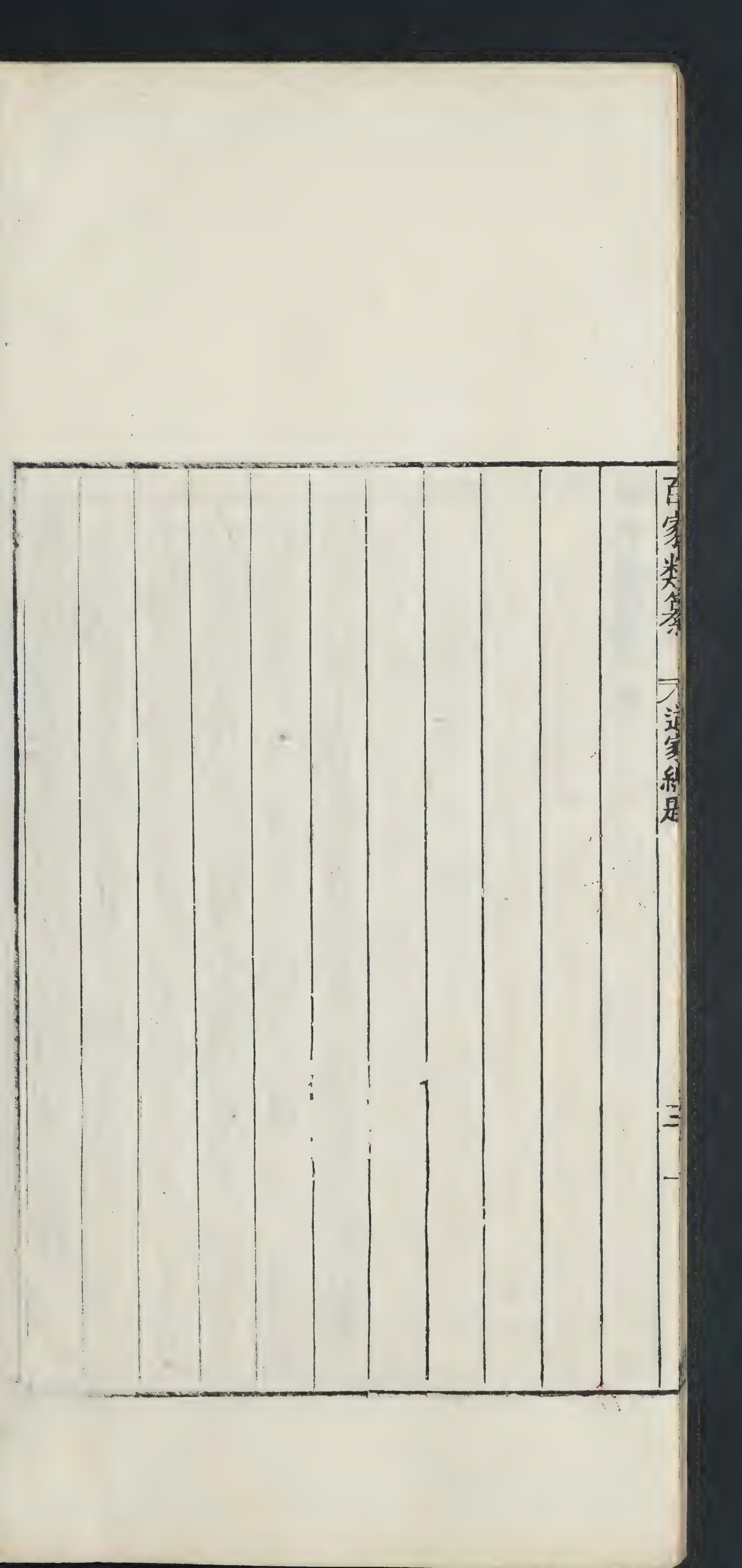
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昇變化之術黃庭大洞之法太
上天眞木公金母之號延康赤明龍漢開皇之紀天皇
太一紫微北極之祀下至於丹藥竒技符籙小數皆歸
於道家學者不能必其有無然臣切論之黃帝老子道
之本也方士之言末也

馬端臨氏曰道家之術雜而多端先儒之論備矣蓋清
淨一說也煉養一說也服食又一說也符籙又一說也
經典科教又一說也黃帝老子列禦寇莊周之書所言
者清淨無爲而已而畧及煉養之事服食以下所不道
也至赤松子魏伯陽之徒則言煉養而不言清靜盧生
李少君欒大之徒則言服食而不言煉養張道陵寇謙

之之徒則言符籙而俱不言煉養服食至杜光庭而下以及近世黃冠師之徒則專言經典科教所謂符籙者特其教中一事於是不惟清淨無爲之說畧不能知其旨趣雖所謂煉養服食之書亦未嘗過而問焉矣然俱欲冒以老氏爲之宗主而行其教蓋嘗卽是數說者而詳其是非如清淨無爲之言曹相國李文靖師其意而不擾則足以致治何晏王衍樂其誕而自肆則足以致亂蓋得失相半者也煉養之說歐陽文忠公嘗刪正黃庭朱文公嘗稱參同契二公大儒攘斥異端不遺餘力獨不以其說爲非山林獨善之士以此養生全年固未嘗得罪於名教也至於經典科教之說盡鄙淺之言庸

黃冠以此逐食常欲與釋子抗衡而其說較釋氏不能三之一爲世患蠹未爲甚鉅也獨服食符籙二家其說本邪僻謬悠而惑之者罹禍不淺欒大李少君于吉之徒以此殺其身柳泌趙歸真之徒以此禍人而卒自嬰其戮張角孫恩呂用之之徒遂以此敗人天下國家然則柱史五千言曷嘗有是乎蓋愈遠而愈失其眞矣

道家類總題畢



老子題辭

老子姓李氏名耳字伯陽以其耳漫無輪號曰聃楚國苦縣人也仕周爲藏室史當周景王時吾夫子年三十嘗問禮於聃歸有猶龍之歎周室既衰老子西游將出散關關令尹喜知爲異人彊以著書遂著上下篇五千餘言而去莫知所終林希逸氏曰大抵老子之書皆借物以明道或因時世習尚就以諭之讀者但以其借諭之言皆爲指實言之所以未免有所貶議也此從來一宗未了欵案若研究推尋得其初意眞所謂千載而下知其解者旦暮遇之也本朝宋景濂氏曰聃書所言大都歛守退藏不爲物先而一返於自然由其所該者廣

故後世多尊行之如曰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道家祖之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神仙家祖之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兵家祖之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莊列祖之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彊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申韓祖之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張良祖之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

我無欲而民自朴曹參祖之䎸亦豪傑士哉薛君采氏曰老子之書皆性命之說多出於上古聖人之遺言故古者叙六家而謂之道世顧目之爲異端過矣道者修之身以及天下天下之事無不統也後世直以道家爲養生耳皆予所未喻也方士之言養生者往往穿鑿於性命之外不知長生之道不越乎養性世儒率言知性知天而斥小養生不知養其性者即同於天道而不亡此其不聞性命之實不合聖人之道者邪傳曰禮失求之野聖人之道不明於世久矣學者求道而未得比老子於野而求之何不可者况老子古之史官孔子之所嚴事豈野人之比巳乎 按老子諸家註凡數種不具錄錄

其合於道者間出臆見稍附之章句中俟學者讀而自得焉

老子題辭畢

百家類纂卷之十三

道家類　老子

道經上篇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句名天地之始有句名萬物之母常無句欲以觀其妙常有句欲以觀其徼徼竅通物所出之孔竅也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通結上文兩者謂有無也皆原於道故曰同出曰有曰無故曰異名玄者深遠而不可測之意玄之又玄以深嘆其不可測也衆妙之門言天下神妙之理皆出於斯二者也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

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言有其有者不能有而無其有者能有之此八字最有味書曰有其善喪厥善便是此意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彊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

恬淡而無所思心之虛也故神氣內守而腹實矣退怯而無所爲志之弱也故精力不耗而骨強矣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

挫其銳者摧挫芒銳用柔弱也解其紛者解釋紛結不繫累也和其光者光而不耀則渾然矣同其塵者大同於物無所異也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道不知其何自而生疑若在天帝之先此莊子所謂自本自根也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不仁不自

有其仁也芻狗已用而棄之相忘之喻也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籥者橐之管也橐籥用而風生焉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何嘗容心天地之於生物亦何嘗容心故以此喻之況用之則有風不用則無亦有過化之意數猶曰每每也意謂天地之道不容以言盡多言則每每至於自窮不如默然而忘言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谷神者虛而無形感物而應者也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言蓋本於此物有生則有死谷神本自不生故不死也玄者贊美之辭牝者言爲天下母也列子所謂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也此理至微學者宜深思而得之則夫天人之道死生之說皆可知矣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蘇子由曰綿綿微而不絕也若存存而不可見也王輔嗣曰欲言存邪則不見其形欲言亡邪萬物以之生故曰綿綿若存無物不成用而不勞故曰用之不勤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

故能成其私此章以天地喻聖人無容心之意夫聖人之無私初非有欲成其私之心也然而私以之成此自然之道耳如欲成其私即有私也未有有私而能成其私者也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所惡故幾平聲於道矣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此言上善若水也行已不爭避高處下善地也藏心微妙深不可測善淵也其施兼愛而無私善仁也其言有徵而不爽善信也治國則清靜自正善治也遇事則因應無方善能也進退存亡合於天道善時也夫惟不爭故無尤矣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音以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揣治也持槃水而加盈之非無溢之道也故不如其已厲鋒刃而加銳之乃速毀之由也故不可長保借物理之易見者以況下文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邵子曰老子五千言大抵皆明物理然物理即天理也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營魂也神也魄精也氣也魄以載營則為衆人營以載魄則為聖人合而言之則營魄為一離而言之則魂魄為二**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朱子曰專氣致柔看它這箇是甚麼樣功夫專是專一無間斷致柔是到柔之極處才有一毫發露便是剛這氣便粗了愚謂朱子之說甚善老子之學天下莫能行者此其一也**滌除玄覽能無疵乎**謂之玄覽蓋微妙之真見而非世俗之知解矣然或存而不忘則是亦妄見而已必滌除之無使留於胷中而為真性之病也以上三者言治身之道下三者言治國之道**愛民治國能無為乎**司馬溫公曰善愛民者任其自生遂而勿傷善治國者任物以能不勞而成**天門開闔能無雌乎**天門一開一闔言聖人之道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也雌一靜也猶夫闔也聖人之道雖曰一動一靜然當以靜者為本**明白四達能無知乎**聖人之聽政其聰明無所不見然常因萬物之情賢不肖是非使各自明而已之知不勞焉**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此章之意大抵主於無為而為自然而然無為自然則其心常虛故以神載魄而不以魄載神此聖人之事以魄載神則着迹矣老子一書大抵只

是能實而虛能有而無則爲至道縱說橫說不過此理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音羶)埴(音殖)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吳幼清曰車載重行遠器物所貯藏室人所寢處有此車有此器有此室皆所以爲天下利也故曰有之以爲利然車非轂錧空虛之處可以轉軸則不可以行地器非中間空虛之處可以容物則不可以貯藏室非戶牖空虛之處可以出入通明則不可以寢處車以轉軸者爲用器以容物者爲用室以出入通明者爲用皆在空虛之處故曰無之以爲用愚按章內雖互舉有無而言顧其指意實所以即有而發明無之爲貴也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去聲)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爲並去聲)故去彼取此爲腹者內養其神可長久也爲目者外玩細娛反自害也呂氏春秋曰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舍之此全性之道也

寵辱若驚無寵則無辱有寵而失之則有辱是寵所以爲辱也人之累於寵者常若有驚悸而不得寧矣貴大患吾身無貴則無患有貴而慮失之則有患貴所以爲大患也何謂寵辱辱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去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爲天下乃可以託於天下夫至人者量腹而食度形而衣取養於世不嘗足矣若夫天下之富九州之養無益於生而足以爲患此所以重爲天下也如斯人者寄託之以天下則天下皆蒙其利矣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音博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上聲而爲一搏執也夷希微皆虛無之意詰察也其上不皦音皎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皦明也繩繩衆多也無物其本始也在上不加明在下不加晦動而爲萬物終則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

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
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人之應物也不知本原之無物而感於外物以
自累此世之通患也惟執古以御今者以無事爲眞宅以
有事爲應跡事雖萬變而在我之不變者常一也道紀者
道之綱紀蓋天下之
事具本在此故也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爲
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氷將釋
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冬涉川常難之也畏四鄰愼自持也
儼若客不敢僭也氷將釋如恐隋也若樸質而無文章也
若谷虛而無所藏也若濁晦而不分明也皆所謂強爲之
容也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之徐生井汲之多必渾木從之數
必弊人之性情有似於此除情止念則垢濁去而天光發
收視反聽則精神定而眞氣生曰孰能者勉人之辭也
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是以能敝不新成不欲盈者虛也敝故

也保此道者其中常虛則但見故而不新此便是首章所謂常道處敝而不新則千載如一日矣能如此而後爲道之大成是以能敝不新是一句成是一句

致虛極守靜篤虛靜者性命之本然也故爲道者必損有以之虛損動以之靜損之又損以至於虛靜之極則私欲盡而性可復矣然虛靜者實非二道盖未有虛而不靜而不虛者也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守靜則能復其初動則逐物而失之此靜之所以爲復命乎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句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此章之言盖莊子所稱內聖外王之道也夫語王者之道其極至於王乃天天乃道其道可謂甚大矣自非聞道之君子知反其本固不越虛靜而已矣虛靜之學成則帝王之道備於己非虛靜之外別有餘事也茲老莊道術之大端也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故信

不足焉有不信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蘇子由曰堯非不孝也而獨稱舜無瞽叟也伊尹周公非不忠也而獨稱龍逢比干無桀紂也涸澤之魚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絶聖棄智民利百倍絶仁棄義民復孝慈絶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屬附著也凡貴本而誠者敦厚而可久華而不實者浮薄而寡用文之不足審矣聖人知文飾之弊故令民宗附於質如下所云也見素抱樸少私寡欲物無飾曰素木未斲曰樸見素者外見其質不加飾也抱樸者內全其眞不分散也少私者省其自營去健羨也寡欲者節其嗜好反恬淡也此意蓋謂文治愈勝世道愈薄不若還淳反朴如上古之時也此亦一時憤世之言

絶學無憂夫學者貴以養性而養性莫若無累今世俗之學務外以累其性情豈非飲藥以加病乎絶而

不爲可以無憂矣莊子曰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唯(上聲)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唯阿皆應聲言此二者但僅有遲速之分然一則爲恭一則爲慢其善惡之相去則遠矣事有毫釐之異而得失遼相懸如此可不致畏於幾微之際以求免於不善乎)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泊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上言畏懼與人同此言好樂與人異盖畏懼者聖人儆戒之常而好樂者衆人貪欲之志也)乘乘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澹兮其若海飂兮似無所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音嗣)於母(吳幼清曰食母二字見禮記内則篇即乳母也萬物資道而生所謂萬物之母也故曰食母)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孔大也自天地以至萬物凡成象成形而可見者皆大德之形容也然其

所從出者唯道而已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其中有物其中有精此即真空而後實有也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此兩句發明無物之中真實有物不可以爲虛言也道之名在於古今一日不可去而萬善皆由此出衆甫衆美也即天地萬物是也閱歷閱也萬善往來皆出此道也以此者以道也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六句並古語曲則全者缺故能全如月之未望是矣枉則直者屈故能信如尺蠖之屈是矣窪則盈者謙受益也弊則新者闇然而日章也少則得以約爲紀是以得也多則惑博而寡要是以惑也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

哉誠全而歸之

希言自然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信不足有不信天地之間只自然兩字可以盡天地之理希無也自然無爲也謂此二字其言不多而天地之理不過如此而已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舉踵曰跂張足曰跨立欲增高則反害其立行欲增濶則反害其行借易見者喻下所云也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去聲物故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餘食贅行皆長物也有道者無迹有迹者則爲長物矣曰餘曰贅莊子駢拇枝指之意也食之餘棄形之贅疣人必惡之此有道者所以不處也言不以迹自累也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寞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大不足以盡之又强名之曰逝逝者往也不可追逐也逝不足以盡之又强而名之曰遠遠者不可近也不可得而親附也遠又不足以盡之又强而名之曰反反者復歸於根之意也此皆鼓舞之文在莊子此類尤多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古者吉行乘乘車師行乘兵車皆有輜重在後輜車衣車前後有蔽所以載行者之衣食器械以其累重故稱輜重此上言輕重靜躁其事不同君子知其然故其行也不敢輕疾而遠去其輜重其燕處也雖佳麗之玩在前而無所繫累見君子隨其所在而未嘗失於輕躁也如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讁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襲明猶言重明謂聖人之智明而又明也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列子曰聖職教化夫聖賢之任唯在教化而凡民之事正在從教天下之道其孰有切於此哉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守保也雄剛強雌柔弱白明顯黑昏昧榮尊高辱卑下谿谷衆水所注天下盡言之也式法也凡人之剛強與夫自見自高者求以服人而人愈不與也夫惟知剛強之不可守而守其柔弱知明顯之不可守而守其韜晦知尊

榮之不可守而守其卑下如此則自後而人先之自卑而人高之是以爲天下之所歸往爲天下之所取法矣常德者柔弱晦昧卑下恒久之德也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樸散而爲器器各有宜而不能相通也官長分而爲有司有司各有所守而不能相兼也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者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司馬溫公曰爲之則傷自然執之則乖通變凡物或行或隨或噓音許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因其勢而道之者易簡而理自得也違其性而爲之者煩勞而物愈擾也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物有固然不可強爲事有適當不可復過此老子之本意也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強焉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

果決也用兵者但疾決而止不敢以取強於天下也詩曰不留不處孫武曰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果而勿矜以下歷言善用兵者之事其丁寧之意切矣物老則老是謂非道非道早已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左爲陽爲生右爲陰爲死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故不美也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

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由川谷之於江海也道之始本無名焉萬物既作而後有道之名制作也是樸散而爲器也此名既有則一生二二生三何所窮已知道之士當於此而知止則不徇名而逐末矣川谷之水必歸之江海而後止萬物必歸之道而後止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不離於真者不失其所矣老子之指其在茲乎死而不亡者壽龜山楊氏有言顏跖之夭壽不齊何也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顏雖夭而不亡者猶在也非夫知性知天者其孰能識之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居衣被萬物而不爲主故常無欲可名於小矣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以其不自大故能成其大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大象道也不害利也聖人守道無爲而天下自往歸之天下既歸聖人復能利之而使之安寧均平舒泰也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言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既盡也今有鼓樂飲食於此輙能使行者之留止爲其有聲容之美麗滋味之旨甘故也乃若道者則言之而無味視之而無見聽之而無聞曾不如樂餌之可悅然取而用之則能及天下後世而無盡

將欲噏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微明其理雖明而實隱微也董思靖曰必固云者言物之將歙必是本來已張然後歙者隨之此消息盈虛相因之理也柔之勝剛弱之勝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示觀也魚能深潛則常活不可躁動而脫於淵不爾則爲人所制而菑害及之矣譬國能守柔則常安不可矜其威力以觀示於天下不爾則勢窮力屈而國家不可保矣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德經下篇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禮末必無忠信而乃忠信之薄也非以爲亂而乃亂之首也夫忠信之心苟盡其盛固自有不言而信者若夫卑體貌以示其敬善辭令以諭其誠禮文雖多而忠信之心寖以微矣故曰忠信之薄禮之務施報非太上貴德之意也施而不應則攘

背而仍之鄉之揖讓適所以爲爭鬬之階也故曰亂之首

前識猶言前知前識未必非道而乃道之華也非以爲愚而乃愚之始也夫道之至真務養其神明雖光耀天下而含章不發若夫用其聰明逆知治亂豫言禍福此可以驚世駭俗而反之身心無益也故曰道之華億度屢中是以遂將徂之役神於外乃迷惑之本也故曰愚之始

大丈夫處其厚不取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爲貞而貴高將恐蹷音厥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故致數上聲車無車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致至也車者總名也隨件而數之則爲輪爲轂爲輻爲衡爲軾遂無

車矣車遂爲虛名矣如玉如石則琭琭然落落然終不可易車則可有而可無玉石則一定而不可易可有可無則近於道虛而能化也一定不可易則不化矣莊子曰除日無歲亦數車無車之意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反者復也靜也靜者動之所由生能弱而後能強專於強則折矣動以靜爲用強以弱爲用故曰反者道之動弱者強之用老子之學大抵主於虛主於靜主於弱主於卑故以天地之間有無動靜推廣言之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嚴君平曰中士所聞非至美也下士所見非至善也中士所眩下士所笑乃美善之美善者也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夷道若纇音類進道若退建言古之立言也纇絲節也知道至於明徹則黜其聰明反若愚昧行道至於進益則損之又損反若退卻造道至於平易則清而容物不欲小察反若有窒礙而不均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建德者無爲故若偷惰而不競眞實者去飾故

若渝變而不新大方者不割故無廉隅之可辭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貸者與也推以及人也有道者能以與人而不自有也成者道之大成也成已成物而後謂之大成也後章又曰既以與人已愈多亦此意也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司馬溫公曰道生一自無而有一生二分陰分陽二生三陰陽交而生和三生萬物和氣聚而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董思靖曰凡動物背止於後陰靜也耳目口鼻居前陽動也故曰負陰抱陽植物則背寒嚮暖而冲氣運乎其間吳幼清曰萬物之生以此冲氣既生之後亦必以此冲氣爲用乃爲不失其所以生之本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蘇子由曰世之人不知萬物之所自生不賤寡小而貴衆大然王公之尊而自稱孤寡不穀古之達者蓋已知之矣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教父猶曰衆教之先強梁者不得其死當時之人雖嘗以此爲教然不知其義亦不以爲最切也老子以爲教父蓋

善之得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矣聖人之在天下惵惵音帖爲天下渾聲上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惵惵安靜也渾其心謂於善否信誕同以善信待之不分別也聖人之爲此不唯躬自厚而已亦將以至仁至誠之道而感化天下也然百姓見聖人之不分別也不測其故皆大異之故注其耳目觀聽聖人之所爲聖人則皆孩之知其無知若孩童耳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民之生動之死地亦有十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焉出生入死此四字一章之綱領也生死之機有竅妙處出則爲生入則爲死出者超然而脫離之也入者迷而自汩沒也能入而出惟有道者則然天有十二辰歲有十二月日有十二時十二者終始之全也十二而下又添一數便是十三分明只是一箇一字不謂之

一而曰十三此正其作文字之奇處言人之生死皆原於此一一者幾也即其幾而求之養之得其道則可以長生久覩養之不得其道則與萬物同盡徒者言其類也生者我所以生也生生者我所以養其生也養其生而過於厚所以動即趨於死地此亦輕其身而後身存無而後能有虛而後能盈損而後能益之意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管子曰虛無無形之謂道化育萬物之謂德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極言道之曲成萬物之功有如此者然雖生之而不自私雖爲之而不自恃雖君長之而任其自然未嘗宰制此其爲德非人之所能測矣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

身殃是謂襲常母造化也子萬物也知有造化而後知有萬物知有萬物又當知有造化盖言無能生有有出於無究口也人身則有口人家則有門皆以諭萬物所自出之地前言玄牝便是此意塞其究閉其門藏有於無而不露也不勤不勞而成功也襲者藏也常者不易也襲常者言藏其用而不窮也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老子自言使我少有知識行於大道惟以夸張為畏也後世之俗大氐習於夸詐故老子自謙之甚以深警之大道甚夷而民好徑徑者小路與大道相反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除潔好也盛修宮室以為觀美然不務本而無畜積故田甚蕪而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飲食資財有餘是謂盜誇非道哉言人不知大道而自矜聰明自誇開見此好徑之徒也豈知至道故曰非道哉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以祭祀不輟此二言者以喻樹德深而守道固也子孫祭祀不輟言德盛而流澤遠也修之身其德乃眞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

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音釋猛獸不據攫攫厥縛反鳥不搏音博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峻赤子陰也號啼也嗌咽也嗄聲嘶也蘇子由曰無執而自固無欲而自作是知精有餘而非心也心動則氣傷氣傷則號而嗄故知心不動則氣和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祥妖孽也生本自然惟委之以無爲可也益生者以人而助天是爲妖孽而禍其生矣氣本冲和惟守之以柔弱可也心使氣者以心而動氣是乃剛強而暴其氣矣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兊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玄同者大同於物深不可識也不可得而親不可得

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以正治國以竒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民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其政悶悶音門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醇醇愿慤也缺缺殘也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邪正復爲奇善復爲妖民之迷其日固已久矣復反也奇衺也后之爲政者大氐以道化爲迂濶而甘心於刑名鍥薄之術矣民之迷其日固久豈不信哉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治人事天莫如嗇嗇儉也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治人之嗇也郊用特牲掃地而祭器用陶匏席用稾秸事天之嗇也夫惟嗇是以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早復猶言先事先儉嗇者未有不足之患而豫爲不足之計故曰早服早服則積累之日久故重積德韓非曰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衆人離於患陷於禍猶未知退而不服從道理聖人雖未見患禍之形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早服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柢根也有國之母謂嗇也上一節言嗇之可以治國此一節言嗇之可以養生

治大國若烹小鮮小鮮小魚也烹小鮮者不敢撓動恐其糜爛聖人之治大國當如是也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聖人以道化天下民無不善鬼無明威故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聖人不傷人清靜不擾是也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鬼神聖人兩不傷人則道德之美咸聚於當世如董

子所謂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也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下流爲下並上聲以下或下並去聲○下流江海也交會合也言大國之道擬之於物如彼下流及天下之牝也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以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為下王輔嗣曰小國修下自全而已不能令天下歸之大國修下則天下歸之故曰大者宜爲下也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去聲可以加人申言善人之事吳幼清曰嘉言可愛如美物之可鬻卓行可宗高出衆人之上

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拱璧合拱之璧駟馬一乘之馬古者進物必有以先之駟馬陳於外而執拱璧

以將命故曰拱璧以先駟馬坐跪也獻人以拱璧駟馬此世之所謂至貴者然不如以此道與人言道之貴雖物之貴者弗如也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爲天下貴

惟此道以求所欲則必得以免有罪則必免豈非天下之至貴邪此古之人所以貴夫此道也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

爲無爲者一言已盡矣事無事味無味皆爲無爲之事也引而伸之文辭之體耳夫心愈爲則心愈亂國愈爲則國愈擾德愈爲則德愈不真道愈爲則道愈不近爲之之害蓋無往而可惟易之以無爲則夫數者之理各反於自然斯可以坐而得之矣昔嚴君平有言譬夫萬物之託君也猶神明之居身而井水之在庭也水不可以有爲清也神不可以思慮寧也至哉言乎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司馬溫公曰視小若大視少若多犯而不校

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

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此言圖難於其易）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此言爲大於其細）爲者敗之執者失之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平聲）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復反也聖人欲不欲者無欲以爲欲也難得之貨則棄之而不貴學不學者無學以爲學也衆人之所過則反之而不爲）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於大

順濂溪先生拙賦曰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佚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嗚呼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清弊絶周子之意與此章之指相近故朱子謂其言似莊老云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吳幼清曰此聖人謙讓盛德非有心於上人先人而爲之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猒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長舍並上聲夫慈以戰

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戰交物而動也猶莊子曰與接爲構日以心鬭也守猶莊子曰純氣之守也人能以慈爲主則外可勝物內可自守故曰以戰則勝以守則固救佑助也衛自衛其身也能以慈衛天所佑也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戰者不與善用人者爲之下士吳氏以爲古者車戰爲士是也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吳幼清曰爲主肇兵端以伐人爲客不得已而應敵不敢進寸難進也退尺易退也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行上如字下音杭○無行無行列也仍就也詩曰仍執醜虜此老子贊美古語之辭謂用兵者果能如是則雖用兵猶不用也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平聲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哀即慈也蘇子由曰聖人以慈爲寶輕敵則好戰好戰則樂殺人所以幾喪吾

寶也故兩敵舉兵相加而吾出於不得已則有哀閔殺傷之心哀心見而天人助之雖欲不勝不可得[illegible]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言有宗事有君謂道德也以此揆天下之故以此明得失臧否之辯以此著禍福成敗之應則道德者乃其言之宗事之君也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是以聖人被褐懷玉王輔嗣曰知我益希我亦無匹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知而無知者性之本也物至知知者性之動也眩於物交之知而不察眞知之無知世之通蔽也故知道者能復反於不知斯為上矣上篇所謂滌除玄覽能無疵乎即此意也不知道者方且執妄知以為知妄知在心斯為病矣夫惟病病是以不病妄知者性之病也知妄知為病而病之斯無妄知之病矣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知不知者正聖人之事也聖人無妄知之病由其以妄知之病為病故妄知之病去矣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猒其所生夫惟不猒

是以不猒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生本有定分衆人不知命故猒之惟聖人自知其生順受天命不自衒鬻而有慕外之念居本有餘裕衆人不安土故狹之惟聖人自愛其居不擇地而安之不自尊大而有出位之思去彼取此謂去衆人之狹猒而取此止足之道也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去聲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来坦然善謀天網恢恢踈而不失

民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奇邪也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音卓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手矣上言殺人之無益此言殺人之有禍吳幼清曰司殺者天也唯天爲能殺人唯大匠爲能斲木人欲代天殺人猶代匠斲木也代斲者手必多

傷以譬代殺者身必多害也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生生之厚者役志多則勞生而害和平用物弘則營利而忘禍敗此其所以輕死也無以生爲者所謂外其身而身存其賢於貴生者遠矣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拱同強大處下柔弱處上共拄也荀子曰強自取拄兵強者則敗亡常爲弱小之所乘木強者則枝拄常爲衆木之所壓蔽君平日天地之理小不載大輕不載重故強人不得爲王強木不得處上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

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聖人爲而不恃若無能者功成而不居若無功者不欲自見其賢也此非聖人以私意而過爲謙天道當如是爾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故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傳曰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如句踐入宦於吳而越卒以霸呂后不報嫚辱之書而匈奴和親卽其效也正言若反者世俗之言但謂受辱者爲庸人今聖人之言乃如此聖人之正言非眞若反也由世俗之情觀之則若反耳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蘇子由曰怨生於妄而妄出於性知性者不見諸妄而又何怨乎今不知除其本而欲和其末故外雖和而內未忘也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

責於人契者兩書一札同而別之左契所以與右契所以取史記曰事成操右券以責盖左契待合而與之右契所以責取也責謂責取言聖人惟施與於人而不責取其報已有德於人而忘之則人有怨於已而忘之從可知矣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徹謂徹法以公田與民而什一取之視執左契者異矣有德司契但與人而不取於人無德司徹雖與人而必取於人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相望相聞言其至近不相往来無求故也蘇子由曰老子生於衰周文勝俗弊將以無為救之故於其書之終言其所志願得小國以試之而不可得爾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信言不美言之實者不假虛飾也善者不辯善其事知者不事口辯也知者不博知其要者不務多識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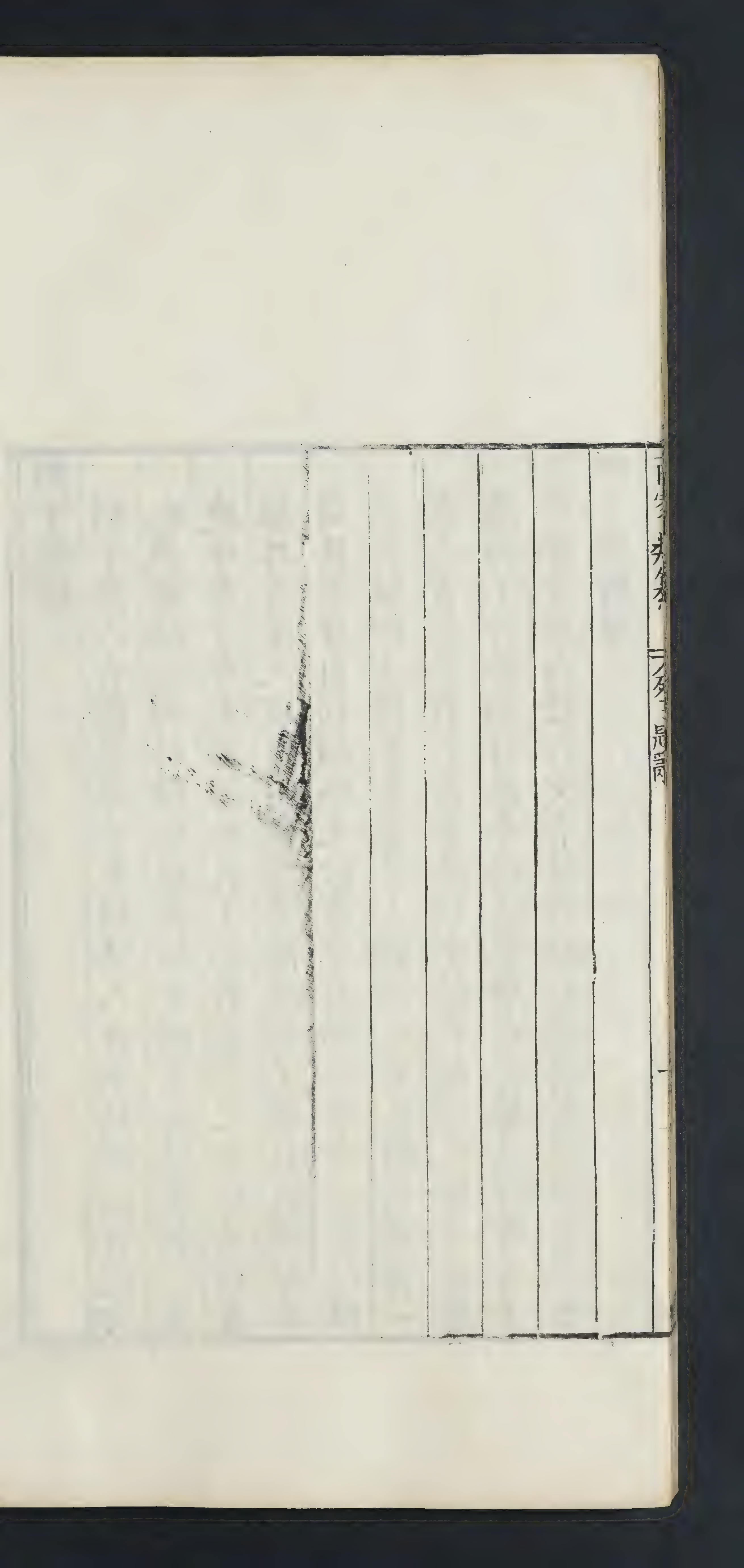
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抑此三者推其極致非天與聖人莫能盡即其切近則人皆可以與能也此固老子爲書之大指是以二篇之中蓋屢伸之至於卒章而復以是終焉烏虖深哉

百家類纂老子卷終

列子題辭

列子鄭人名禦寇莊子多稱其人弁取其說必有道者也與鄭繻公同時繻公殺其相子陽去春秋獲麟之歲庚申五十年矣蓋後於孔子而居孟子之先故其書多推尊吾聖人以自神其說其靜退似老聃其誕謾似莊周其愛身自利類楊朱故書中有楊朱力命二篇迂怪尤甚疑卽古楊朱書而後人勦附之者也劉向謂非一家之言信矣若其書事簡勁宏妙有絕到之語決非秦漢而下作者所可及今刊去荒唐之旨纂其粹者著于篇栁子厚曰好作文者其可廢邪讀焉者愼取之而已

列子題辭畢



百家類纂卷之十四

道家類　列子

天瑞

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大夫眎之猶衆庶也國不足將嫁（旅行曰嫁）於衛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敢有所謁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瞀人吾側聞之試以告女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陰陽爾四時爾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往復往復其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

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清輕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冲和氣者爲人故天地含

精萬物化生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宜定者不出所位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皆無爲之職也能陰

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凉能浮能沈能宮能商能出能没能玄能黄能甘能苦能羶能香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

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而欲恒其生畫其終惑於數也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黄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其在少壯則血氣驕溢欲慮充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雖未及嬰

孩之全方於少壯間矣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矣

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而吾得爲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巳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

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生無所息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焉耳望其壙皋音臯如也宰

如也壙如也鬲如也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死也者德之徼也古者謂死人爲歸人夫言死人爲歸人則生人爲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何人哉世必謂之爲狂蕩之人矣又有人鍾賢世矜巧能脩名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已者亦何人哉世必以爲智謀之士此二者胥失者也而世與一不與一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

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柰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邪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柰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躇步跐蹈終日在地上行止柰何憂其壞其人舍(釋下同)然大喜曉之者亦舍然大喜長廬子聞而笑之曰虹蜺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岳也河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奚謂不壞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

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爲大遠言其不壞者亦未爲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遇其壞時奚爲不憂哉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

舜問乎烝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以天地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

之曰吾善爲盜始吾爲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穰自此以往施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爲盜之言而不喻其爲盜之道遂踰牆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贓獲罪没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巳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爲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失爲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傍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鼈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亡殃夫金玉珎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向氏大惑以爲國氏之重罔巳也過東郭先生問焉

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況外物而非盜哉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認而有之皆惑也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有公私者亦盜也亡公私者亦盜也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知天地之德者孰爲盜耶孰爲不盜耶

黄帝

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心如淵泉形如處女不偎不愛仙聖爲之臣不畏不怒愿慤爲之使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已無愆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字育常時年穀常豐而土無札傷人無夭惡物無疵厲鬼無靈響焉

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閒請蘄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懟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汝何去来之頻尹生曰曩章戴有請於子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来列子曰曩吾以汝爲達今汝之鄙至此乎姬音居將告汝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庚更念是非口庚言利害夫子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横心之所念横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

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爲我師若人之爲我友內外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音乾）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懟憾者再三女之片體將氣所不受汝之一節將地所不載履虛乘風其可幾乎尹生甚怍屏息良久不敢復言

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空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例）姬魚（吾）語女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也夫奚足以至乎彼將處乎不深之度而藏

乎無端之紀游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含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隙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弗知也墜亦弗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胷是故遻音忤物而不慴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物莫之能傷也

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鴦者能養野禽獸委食於園庭之內雖虎狼鵰鶚之類無不柔馴者雄雌在前孳尾成羣異類雜居不相搏噬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毛丘園傳之梁鴦曰鴦賤役也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於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

性也然喜怒豈妄發哉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碎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之逆也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今吾心無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游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願深山幽谷理使然也

顏回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能乃若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謖操之者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譆吾與若玩其文也久矣而未達

其實而固且道與能遊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乃若夫沒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謖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覆卻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摳（口侯反）者巧以鉤摳者憚以黃金摳者惛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拙內

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流而承（音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棠行孔子從而問之曰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齎俱入與汩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

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纍垸音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纍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纍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也若橜株駒吾執臂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

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百住音數而不止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来吾

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故曰至言去言至爲無爲齊智之所知則淺矣

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也楊朱不荅至舍進涫(音管)漱(音瘦)巾櫛脫屨戸外膝行而前曰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楊朱蹵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楊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

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天不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彊二者亦知而人未之知故上古之言彊先不已若者柔先出於已者先不已若者至於若已則殆矣先出於已者亡所殆矣以此勝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謂不勝而自勝不任而自任也粥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彊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彊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彊勝不若已至於若已者剛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量老聃曰兵彊則滅木彊則折柔弱者生之徒堅彊者死之徒

狀不必童同而智童智不必童而狀童聖人取童智而遺

童狀衆人近童狀而疏童智狀與我童者近而愛之狀與
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
趣者謂之人而人未必無獸心雖有獸心以狀而見親矣
傅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禽獸未必無
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見疏矣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
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
夏桀殷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
而衆人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幾也黄帝與炎帝戰於阪
泉之野帥熊羆狼豹貙虎爲前驅鵰鶡鷹鳶爲旗幟此以
力使禽獸者也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
成鳳皇來儀此以聲致禽獸者也然則禽獸之心奚爲異

人形音與人異而不知接之之道焉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通故得引而使之焉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童者其齊欲攝生亦不假智於人也牝牡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寒就溫居則有羣行則有列小者居內壯者居外飲則相攜食則鳴羣太古之時則與人同處與人並行帝王之時始驚駭散亂矣逮於末世隱伏逃竄以避患害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於人民故先會鬼神魑魅次達八方人民末聚禽獸蟲蛾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聖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無所遺逸焉

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羣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匱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己也先誑之曰與若芧音序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芧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羣愚亦猶狙公之以智籠衆狙也名實不虧使其喜怒哉

紀渻子爲周宣養鬬鷄十日而問鷄可鬬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嚮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鷄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鷄矣其德全矣異鷄無敢應者反走耳

周穆王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硋音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爲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廚饌腥螻而不可饗王之嬪御膻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爲之改築土木之功赭堊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爲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媌靡曼者施芳澤正蛾眉設笄珥衣阿細縠錫細布曳齊紈粉白黛黑珮玉環雜芷若以滿之奏承雲六瑩九韶晨露以樂之月月獻王衣旦旦薦王食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居亡幾何謁王同游王執

化人之袪（音墟）騰而上者中天乃止暨及化人之宮化人移之王若殞虛馬既寤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昲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奚動哉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游命駕八駿之乘右服薾（華）騮而左騄耳右驂赤驥而左白燊（義）主車則造父為御离（音泰）丙（音酹）為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柏夭主車參百為御奔戎為右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湩以洗王之足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別日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

之宮而封之以詒後世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西
王母爲王謠王和之其辭哀焉乃觀日之所入一日行萬
里王乃歎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諧於樂後世其追
數吾過乎穆王幾豈神人哉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
世以爲登假遐焉

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左
右而與之言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予曰有生之氣
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
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
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
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吾與汝亦幻也

奚湏學哉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憣校四時冬起雷夏造氷飛者走走者飛終身不著其術故世莫傳焉子列子曰善爲化者其道密庸其功同人五帝之德三王之功未必盡智勇之力或由化而成孰測之哉

覺有八徵夢有六候奚謂八徵一曰故二曰爲三曰得四曰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此者八徵形所接也奚謂六候一曰正夢二曰蘁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此六者神所交也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惑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則無所怛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

於物類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焫陰陽俱壯則夢生殺甚飽則夢與甚饑則夢取是以以浮虛爲疾者則夢揚以沈實爲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儛者哭子列子曰神遇爲夢形接爲事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故神凝者想夢自消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来者也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音豈）虛（語哉）

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而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夜夜也）夢爲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遊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

憊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吾晝爲僕虜苦則苦矣夜爲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爲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爲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眠中啽囈呻呼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爲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邪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減已思慮之事疾並少間

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爲夢焉順塗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

直真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邪詎有薪者邪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邪薪者之歸不猒音懕失鹿其夜真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真得鹿妄謂之夢真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真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認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

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産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禱非藥石之所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為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華子既悟乃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来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

秦人逢(音龎)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以為哭視白以為黒饗香以為朽甞甘以為苦行非以為是意

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其父之魯過陳過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言未必非迷而況魯之君子迷之郵者焉能解人之迷哉榮橐也汝之糧不若遄歸也

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嘆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涓然而泣指壠

曰此若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予昔紿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慙及至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

仲尼

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辯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爲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

初子列子好游壺丘子曰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無故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游乎游乎未有能辨其游者壺丘子曰務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爲不知游壺丘子曰游其至乎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眂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觀矣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故曰游其至矣乎游其至矣乎

季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歌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隷人之生隷人之死衆人且歌衆人且哭目將眇者先睹秋毫耳將聾者先聞蚋飛口將爽者先辨淄澠鼻將窒者

先覺隻朽體將僵者先亟奔佚心將迷者先識是非故物
至者則不反
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言之於周宣王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宣王心惑而疑曰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其弱女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退席曰善哉王之問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商丘子者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為故學眎者先見輿薪學聽者先聞撞鐘夫有

易於内者無難於外於外無難故名不出其一家今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以能用其力者也不猶愈於負其力者乎

列子論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願戴己歟不願戴己歟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謡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喜問曰誰教爾爲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大夫曰古詩也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舜不辭而受之

關尹喜曰在已無居形物其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違道道不違物善若道者亦

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知而忘情能而不爲眞知眞能也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爲聚塊也積塵也雖無爲而非理也

湯問

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煉五色石以補其闕斷鼇之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絶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

荆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於朝死於晦春夏之月有蠓蚋者因雨而生見陽而死終髮北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世豈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銘之夷堅聞而志之

吴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爲櫾柚碧樹而冬生實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齊州珍之渡淮而北而化爲枳焉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矣地氣然也雖然形氣異也性鈞已無相易已生皆全已分皆足已吾何以識其巨細

何以識其脩短何以識其同異哉

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渴欲得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

大禹曰六合之閒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神靈所生其物其形或夭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夏革曰然則亦有不待神靈而生不待陰陽而形不待日月而明不待殺戮而夭不待將迎而壽不待五穀而食不待繒纊而衣不待舟車而行其道自然非聖人之所通也

南國之人祝髮而裸北國之人鞨巾而裘中國之人冠冕

而棠九土所資或農或商或田或漁如冬裘夏葛水舟陸車黙而得之性而成之

詹何以獨繭絲爲綸芒鍼爲鈎荆篠爲竿剖粒爲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汨流之中綸不絶鈎不伸竿不橈楚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鶬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放而學釣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之念投綸沉竿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鈎餌猶沉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彊以輕致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於一握將亦奚事哉楚王曰善

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鄭師文聞之棄家從師襄遊柱指鈞絃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師文舍其琴歎曰文非絃之不能鈞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絃所志者不在聲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器故不敢發手而動絃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絃以召南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絃以激夾鍾溫風徐迴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音以召黃鍾霜雪交下川池暴冱及冬而叩徵絃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氷立散將終命宮而總四絃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澧泉涌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鄒衍之吹律亡

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

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欐音麗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爲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躍抃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效娥之遺聲

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峩峩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

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伯牙游於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為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想像猶吾心也吾於何逃(聲哉)

甘蠅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臥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二年之後雖錐末倒眥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必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氂(音毛)懸蝨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覩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簳射

之貫蝨之心而懸不絕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

造父之師曰泰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泰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汝先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泰豆乃立木爲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泰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輯乎轡銜之際而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乎胷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

退覆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嶮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其識之

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昆吾之劍火浣之布其劍長尺有咫練鋼赤刃用之切玉如泥馬火浣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凝乎雪皇子以為無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哉

力命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之力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無爵於吳田恒專有齊國夷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女力之所能奈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邪力曰若如若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邪此則若之所制邪命曰既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

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裋音豎褐食則粢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文錦食則粱肉居則連欐出則結駟在家熙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諤然有敖朕之色請謁不相及遨游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邪西門子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北宮子無以應自失而歸中途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偶偶而步有深愧之色邪北宮子言其狀東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曰汝

奚辱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予並而賤貴貧富與予異予語之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於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固然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生止矣予不敢復言北宮子既歸衣其短褐有狐貉之溫進其戎菽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乘其蓽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逌然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宮

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寤易怛也哉

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甚戚同處於齊管夷吾事公子糾鮑叔牙事公子小白小白既立脅魯殺子糾召忽死之管夷吾被囚鮑叔牙謂桓公曰管夷吾能可以治國桓公曰我讐也願殺之鮑叔牙曰吾聞賢君無私怨且人能爲其主亦必能爲人君如欲霸王非夷吾其弗可君必舍釋之遂召管仲魯歸之齊鮑叔牙郊迎釋其囚桓公禮之而位於高國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桓公遂霸管仲嘗歎曰吾少窮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

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耻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此世稱管鮑善交者小白善用能者然實無善交實無用能也實無善交實無用能者非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也召忽非能死不得不死鮑叔非能舉賢不得不舉小白非能用讐不得不用

鄧析操兩可之説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然則子產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鄧析非能屈子產不得

不屈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也可以生而生天福也可以死而死天福也可以生而不生天罰也可以死而不死天罰也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有矣不可以生不可以死或死或生有矣然而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也智之所無奈何故曰窈然無際天道自會漠然無分天道自運天地不能犯聖智不能干鬼魅不能欺自然者默之成之平之寧之將之迎之

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生亦非賤之所能夭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故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

似順也非順也此亦自生自死自厚自薄夫信命者亡壽夭信理者亡是非信心者亡逆順信性者亡安危則謂之都亡所信都亡所不信真矣慤矣奚去奚就奚哀奚樂奚爲奚不爲黃帝之書云至人居若死動若械亦不知所以居亦不知所以不居亦不知所以動亦不知所以不動亦不以衆人之觀易其情貌亦不謂衆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貌獨往獨來獨出獨入孰能礙之

死生自命也貧窮自時也怨夭折者不知命者也怨貧窮者不知時者也當死不懼在窮不戚知命安時也其使多智之人量利害料虛實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半也其少智之人不量利害不料虛實不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量與

不量料與不料度與不度奚以異唯亡所量亡所不量則全而亡喪亦非知全亦非知喪自全也自亡也自喪也

魏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常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嚮無子同巨奚憂焉

農赴時商趣利工追術仕逐勢勢使然也然農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敗仕有遇否命使然也

楊朱

凡爲名者必廉廉斯貧爲名者必讓讓斯賤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已降君歛則已施民皆歸之

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若實名貧僞名富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僞而已矣昔者堯舜僞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實僞之辯如此其省也

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逌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爲哉奚樂哉爲美厚爾爲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猒足聲色不可常翫聞乃復爲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偊偊爾

慎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纍梏何以异異哉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爲名所勸從性而遊不逆萬物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爲形所及名譽先後年命多少非所量也

楊朱曰伯夷非亡欲矜清之郵以放餓死展季非亡情矜貞之郵以放寡宗淸貞之誤善之若此

楊朱曰原憲窶於魯子貢殖於衛原憲之窶損生子貢之殖累身然則窶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善樂生者不窶善逸身者不殖

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此語至矣相憐之道非

唯情也勤能使逸饑能使飽寒能使溫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不含珠玉不服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群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污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

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爲四事故一爲壽二爲名三爲

位四爲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之遁人也可殺可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順民也天下無對制命在內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周諺曰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啜菽茹藿自以味之極肌肉麤厚筋節𨇤急一朝處以柔毛綈幕薦以粱肉蘭橘心痟體煩內熱生病矣商魯之君與田父侔地則亦不盈一時而憊矣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天下無過者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縕黂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隩室綿纊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

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枲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蜇於口慘於腹衆哂而怨之其人大慚子此類也

楊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此而求外者無猒之性無猒之性陰陽之蠹也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絕焉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鬻子曰去名者無憂老子曰名者實之賓而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賓

説符

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壺丘子林曰子知持後則可言持

身矣列子曰顧聞持後曰顧若影則知之列子顧而觀影形枉則影曲形正則影正然後枉直隨形而不在影屈伸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

關尹謂子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故曰慎爾言將有和之慎爾行將有隨之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度在身稽在人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湯武愛天下故王桀紂惡天下故亡此所稽也稽度皆明而或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以是求利不亦難乎嘗觀之神農有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書度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廢興而非由

此道者未之有也

列子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也故不班白語道失而况行之乎故自奮則人莫之告人莫之告則孤而無輔矣賢者任人故年老而不衰智盡而不亂故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

宋人有爲其君以玉爲楮葉者三年而成鋒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子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不爲好士乎鄭子陽

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晋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

晋國苦盜有郄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

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馬晉侯大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爲盡矣奚用多爲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郄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羣盜謀曰吾所窮者郄雍也遂共盜而殘之晉侯聞而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郄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爲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羣盜奔秦焉

趙襄子使新穉穆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使遽人求謁之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

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為昌也喜者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為能持勝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故善持勝者以彊為弱

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迕後合其事未究

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太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

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轍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擔纆薪菜者有九方皋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

黄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臯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臯之相者乃有貴乎馬者也馬至果天下之馬也

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詹何對曰臣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楚莊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

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

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逮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爲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機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辭而不受請寢丘與之至今不失

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殷盛錢帛無量財貨無訾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句明瓊張中反（平聲）兩搨（他臘反當作鰈）魚而笑飛鳶適墜其腐鼠而中之俠客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

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此而不報無以立慬於天下請與若等戮力志率徒屬必滅其家爲等倫皆許諾至期日之夜聚衆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

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餐以餔之爰旌目三餔而後能視曰子何爲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譆汝非盜邪胡爲而食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而死狐父之人則盜矣而食非盜也以人之盜因謂食爲盜而不敢食是失名實者也

楊朱曰利出者實及怨往者害來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是故賢者慎所出

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爲亡得喪

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扑之楊朱曰子無扑矣子亦猶是也嚮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無怪哉

楊朱曰行善不以爲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必慎爲善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

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鴈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以爲之用衆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預於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類無貴賤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爲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爲人生之且蚊蚋噆膚虎狼食肉豈天本爲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

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動作態度無爲而不竊鈇也俄而扫古掘字其谷而得其鈇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

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

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
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

百家類纂列子卷終





